

石園文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季野先生以史學名世願求其詩古文辭則不易得客冬馮君孟顥忽從邑中文獻會得先生遺稿二冊出羣書疑辨校讀錄入已過半未刻者惟卦變考宋遺民廣錄訂誤及書序記傳十五篇詩亦并見謝山續香齋傳未錄者祇五章其載見全傳爲此本所無者六章因補入之據劉氏行狀錄目釐爲八卷授之梓人乃爲序曰吾聞先生少不馴其父戶部君禁之室中見架上明史料大喜竊讀竟數十卷又見經學諸書復盡閱焉出而

石園文集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豫諸兄家課操紙筆千言立就父兄大驚愕以爲幾失佳子弟遂使就學踰年游梨洲黃先生之門噫異哉夫人學問之成就豈不亦有天意哉兒童孰不喜戲跳耍其機必不可鑿苟天之命材也待其一旦觸發固沛然莫能禦矣然臬堂李氏當日稱萬氏父子兄弟祖孫不容口今人恆言環境若季野先生者以戶部君爲之父公擇充宗允誠諸君爲之兄梨洲爲之師而公狄臬堂諸者又介乎師友之間儻所謂環境皆學問者非耶先生治學以經史爲先詩古文辭蚤歲爲之已工後乃薄

其空疏無裨世用置不爲其詔徒友也亦必以是爲言
方望溪以古文辭推有清一代大宗其治經學實自先
生啓之然先生於詩古文辭工力亦不弱古文視詩猶
勝今此編多說經論史及考辨之作諸書序記傳類皆
京師時所爲亦不無少作疑有非先生所欲存者詩則
大率載見耆舊集而新樂府別有刊本此編爲其子世
標所輯藏於家者也臬堂嘗曰學通今古無所不辨吾
不如季野又曰季野古文辭識力深健不減歐曾詩亦
能窺盛唐大家之室黃黎洲則以爲俟積其胸中所有

一湧而出當盡爛然矣今先生詩古文辭之傳於世者
僅已他諸撰述又多爲人掠奪去卽明史稿號爲先生
所盡心者世亦莫能見其真本故余嘗謂先生學雖博
名雖高而志不見於當時書不盡傳於後世於清初諸
老中實最爲不幸且其經學雖深而掩於史詩古文辭
雖工而掩於經天固欲成就之而人事反又厄之如此
然則其胸中所積雖多而所謂爛然者終未嘗見於天
下後世斯固余所深慨校斯編乃每爲之掩卷嗚乎唏
已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後學張壽鏞序

萬季野先生行狀

憶坊己巳冬得交萬季野先生於崑山相國京邸同晤者爲劉子繼莊其時京師驚名之士風傳二先生博聞爾雅學無所不窺劉則善遊每旦輿必出或夕不返每欲訪者則必託萬先生致意然後畱身以待先生則自朝至旰一編丹鉛不置客來會者或經史制度或人物得失閎論崇議鋒辨四出娓娓如數家珍言某人某事如何某時某官某地建置如何檢書按之詞語未嘗少謬客去復理前業不倦或數日一往答來者遇諸途問

萬季野行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無異在寓坊以久放風塵所交四方知名士不勝屈指惟先生辨析不窮數往候之談天末數百年事一如其素所歷以是獨服膺先生稱爲未有明年崑山歸里繼莊以館俸之得鈔史館祕書無算持歸蘇之洞庭將約同志爲一代不朽之業旣歸吳不久身歿其書散失於門人交友處予與先生扼腕久之先生遂爲京江澤州所畱移置江南館中閒二年先生不自得抑抑思歸索予詩爲贈已而未果告予曰吾之衷惟君知之往歲繼莊之言不踐僕所以瀟忍於此念先世九代勝國世

勦至先人中崇禎丙子鄉試於是舊業頓隳我十一世祖斌從明太祖起兵定天下太祖知其才賜今名命長守滁州十七年天下已定策功雖爭城野戰遜諸公然擾攘之初闢田野固守禦吏民安堵使江淮向化雞犬不驚厥功偉矣遂得受三等之封世襲指揮僉事洪武五年從左副將軍文忠征進沙漠戰死阿魯渾河十世祖鍾奉命備倭寧波於是遂爲鄞人賜第今府學之東建文元年禦靖難師戰死大興之花園九世伯祖武年少襲職里吏議不自甘從黔國征交趾以前恥戰死檀

萬季野行狀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舍江時年廿三無嗣於是九世祖文遂復僉事職年廿二率舟師備倭大戰蓮花洋逐之出牛頭洋至桂門夜見二鐙懸水上遙望之以爲賊艘也引弩中之鐙息而波濤大作遭覆溺死所見之炬蓋龍目也龍怒甚攬海沈舟至今桂門有射龍將軍祠我二祖將材不恆而不得承其年文祖之死祖妣有五月遺身於是祖姑義顯日號於天求生男嗣萬氏已而果生八世祖全姑遂不嫁爲男子冠裳佐二嫂寡母以立萬氏之門至今滁州南門外有宣武祠崇禎時南太僕寺卿馮元廳所建以

祀四忠三節一義者也全三傳爲鹿園都督表公以文章德業起世宗朝與唐應德羅達夫王汝中諸公交善其集與表志皆諸君子所爲稱爲一代名臣是爲僕之高祖至祖邦孚公以總兵鎮七閩彈琴雅歌意氣雍容未老卽引年歸里吾父棄累代戈矛之傳以文史代驅馳崇禎之季復社所謂萬履安先生者領袖東南數十年乙酉之秋魯監國授爲戶部主事督餉公則曰我何以主事爲哉至於督餉濟王業小臣三百年世勳誼敢辭乎及監國不守素業已殫攜妻子避亂奉化山中常忍餓以食乏者蓋先人棄僕廿餘年而僕兄弟之憾至今未釋也僕兄弟八人咸各蚤自樹立念先人辭世祿勉思以文德易武功今鼎遷社改無可爲力者惟持此志上告歷祖在天耳僕生平學凡三變弱冠時爲古文詞詩歌欲與當世知名士角遂於翰墨之場旣乃薄其所爲無益之言以惑世盜名勝國之季可鑒矣已乃攻經國有用之學謂夫天未厭亂有膺圖者出舍我其誰時與諸同人兄弟自有書契以至今日之制度無弗考索遺意論其可行不可行又思此道迂遠而典考志諸

書所載有心人按圖布之有餘矣而塗山二百九十三年之得失竟無成書其君相之經營創建與有司之所奉行學士大夫之風尚源流今日失考後來者何所據乎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祖不難以身殉爲其曾玄乃不能盡心網羅以備殘略死尙可以見吾先人地下乎故自己未以來迄今廿年間隱忍史局棄妻子兄弟不顧誠欲有所冀也凡此皆僕未白之衷君深知我故爲君詳之他日身後之狀君豈得委哉此自己巳庚午以迄戊寅十年之間雞鳴風雨談之往往

萬季野行狀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徹夜不休予初聞以爲先生姑妄言耳孰意戊寅京邸一別遂成千古耶先生生平無他欣慕惟讀書取友以爲終歲課程予謂其神旺氣鬱天必畱爲龜鑑以惠我同人乃勞心過甚精神耗竭遂棄我先逝耶今日言猶在耳而音容已不可復追遺書死後多爲輕薄所竊其孤世標歎然慮失先生之真以予從先生京邸談最久故乞爲狀其概如此若其生平謙退不伐矜人之長恤人之急友愛兄弟子姪篤於親故孳孳考索并不知人世復育何者足動其嗜好蓋古人之行而非尋常之所

得見也因括十年所聞見而筆之以告當世之知先生者知予非阿好而爲河漢之言也先生諱斯同字季野晚號石園原配莊氏繼配傅氏子一世標廩膳生孫二承祐人敵尙幼生於前明崇禎十一年正月廿四日戌時卒於康熙四十一年四月初八日辰時京邸王司空儼齋明史館中儼齋命人送柩還寧波其孤世標迎之而不遇今權厝於西郊祖塋側所著書數十種儁林宗派八卷廟制圖考四卷讀禮通考九十卷爲徐司寇乾學所纂刻於徐氏傳是樓中周正彙考八卷羣書疑辨

萬季野行狀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十二卷石經考二卷明通鑑若干卷散失明史列傳三百卷存史館中明史表十三卷明歷朝宰輔彙考八卷明史河渠考十二卷補歷代史表已刻五十三卷未刻若干卷歷代紀元彙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崑崙河源考二卷石鼓文考一卷書學彙編二十四卷難難一卷散失詩文集八卷明樂府二卷至於表傳之作與安魂泉壤則有待於當世闡微顯幽之君子上杭同學弟劉坊頓首拜

萬季野先生墓誌銘

崇禎初先君子與婁東二張先生倡復社以風勵天下海內魁壘耆碩之士所在響臻而甬東則有萬履安先生有道而文領袖浙東西者二十餘年而季野其少子也先生既歸自粵卒於湖口季野乃奮起孤生通經汲古奉先志不墜是時年已二十餘矣余遭先君子之變創鉅痛深嘗屏人野哭與舉世隔越季野乃出而應當世之求以是故蹤跡乖互積不相聞今老矣距季野之沒垂二十年其子世標追念履安先生世家通好而又

萬季野墓誌銘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檢知厥考之志非流俗所能識乃具書幣介吾友朱柏廬之猶子慎幾以行狀家傳再拜請銘於余余辭不獲乃誌而銘之季野姓萬氏諱斯同其先定遠人以滁州義兵管軍萬戶斌爲始祖以備倭浙江寧波世襲指揮僉事鍾爲二世祖賜第寧之鄞縣世爲鄞縣人以射龍將軍文爲三世祖而都督鹿園公表其高祖也祖邦孚以總兵鎮七閩家世勳閩載在旂常四世死忠彪炳累葉而履安先生乃中崇禎丙子鄉試巍然爲一代儒宗季野自以世受國恩思以文章報國值鼎社遷改無可

爲力者遂喟然曰三百年祖功宗德於亙古無兩而國
史承譌襲謬迄未有成書乃發憤以史事爲己任以謂
庶持此志上告列祖在天耳年經月緯州次部居輯成
列傳三百卷於是一代之事業文章粲然矣先是從雲
在樓借讀二十一史補其闕略作東漢後歷代諸表又
嘗作開國行朝諸臣年表提綱挈領其舉要多類此也
論史籍則謂諸家疏漏抵牾無一足滿意者而欲以實
錄爲宗諸書爲輔論讀書則先經而後史先經史而後
子集而深怪今學者之固陋而淺狹也論學術則以爲
經世之業實儒者之要務而有慨於三代之良法至秦
而亡漢唐宋相傳之良法至元而盡失而今日所循用
者則又季世之秕政也論紀載則以郡誌當大亂之後
其人物之卓然傑出者不可以無傳當做浦江人物吳
郡先賢之例以表章之者也歲戊午有強之出者辭不
就已未復有以幣聘入史局者季野曰吾此行無他志
顯親揚名非吾願也但願纂成一代之史可藉手以報
先朝矣始終以布衣從事卽所成列傳三百卷者是也
季野志在國史而其有功於後學則講會之力爲多矣

居之日與諸文士爲講經之會月凡再舉來會者不下百餘人聽季野主講先易次禮次詩次書次春秋折衷諸儒援據今古議論遙起聞之者人人以爲得所有而歸也其北遊也則月凡三舉益以田賦兵制選舉樂律郊禘廟制輿地官制諸論說凡宜因宜革皆勒成典則實史事之權衡也朝而設席向晚而退如歲寒書屋梅花堂浙江江南會館皆其講經史處也比歸而聽講者眾益集所成就益彬彬可觀有蘇湖之遺風焉嗚呼世衰道微而能與諸文士原原本本備一王之採擇此其

萬季野墓誌銘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志微而顯矣當其在江南會館時名王大姓有叩門請見者有虛左相迎者或夜半飛騎到門問以某事某人則答以片紙云在某年月某書某卷使者馳去已而復來率以爲常其足以備顧問於一時者如此稱之者曰天生季野關係有明一代人傑也今世所號爲名公鉅卿咸以不識姓名爲恥身沒之後講肄亦稍稍廢矣時貴有南來者猶存詢及之此其博物洽聞風動海內不幾與先世武功爭烈哉而惜其所遇之非時也然卒勤其業以死死之日爲壬午之四月閏者莫不嗟歎羣謚

之曰貞文先生季野學無不窺而以山陰蔽山先生爲
宗主履安先生出蔽山之門而蔽山之高弟黃黎洲倡
明蔽山之學季野復從之遊因得盡聞蔽山祕旨而躬
行實踐非僅僅標榜爲名高也壬寅故第奪於帥弁僦
居丙舍饘粥不給節省以濟同族所入脯脩宗黨中有
喪葬老疾之費咸取資焉祀田遭亂多所廢斥祭祀恆
不能支創議興復子姓咸仰賴之故人馮京第死於義
旅其子沒入不得歸初至燕市爲釀錢贖之而里人有
張九林者亦死於邸爲收舍殮焉其輯睦宗族惇篤風

萬季野墓誌銘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義皆此類也所著書多行於世惟國史列傳有以直筆
恐觸時諱乃別構一書凡崇禎後監國功臣咸削而不
書其他如讀禮通考及宋季忠義錄南宋六陵遺事庚
申君遺事之類以及詩文集又不下數百卷雜著三十
六篇遠述家風廣徵國是忠孝之本於是乎在季野生
崇禎十一年父履安先生名泰行朝授爲戶部主事督
餉母聞氏封安人娶莊氏又娶傅氏子一卽世標也孫
四人英人敵人傑人瑞余惟季野以布衣從事負時
重名其不使余得與於末契者正坐是也今始握筆而

尚
季
野
墓
誌
銘

五
四
明
於
片
約
圖
刊
本

石園文集題詞

詩集

季野五七言古蕭疏冲淡上之可追隨王孟次亦當顏

頤袁柳

嘉定陸元輔翼王

季野五言諸古冲淡似韋蘇州幽峭似孟東野而得蘇

州家法爲多

秀水吳濩商志

讀季野寄公擇詩並述舊諸作語語天性字字至情正

不必摹擬古人而已自成作者乃知非眞孝友人必不

能作孝友詩令我恍然想見杞岵詩人

無錫顧祖禹景范

石園文集題詞

四明叢書

讀秋懷諸作蒼涼感慨翛然鶴立正不必以字句規摹

石鯨鱗甲露冷蓮房也

常熟黃儀子鴻

悲憤之衷值乎世會淵博之學發乎性靈復有一種不

情不緒之想出乎筆墨之外以詩論詩詩之陶也以文

論詩詩之莊也

崑山劉獻廷繼莊

竹枝詞唐人不過寫其方之謠俗以代絃管今先生五

十詩乃鄞之地志可謂一翻從前之案矣

上杭劉坊菴石

余嘗讀宋遺民謝皋羽晞髮集及鄭所南心史二書高

其節而哀其忠輒爲廢書流涕先生生於明末爲世臣

後高才博學不求聞達志良苦矣六經百氏之書無不
淹貫尤專心有明一代之史旁搜博採衷於至當成一
家言垂信來世今觀史論雜著三十六篇中遠述家風
廣徵國是忠孝之本於是乎在至於一代風氣之升降
君相之昭聾人品心術之邪正著書持論之是非發潛
闡幽子奪不爽柳子厚所謂報國以文章此先生志也
謝鄭之遺此爲爭烈矣

錢塘馮景香遠

石園文集目錄

卷一

詩

寄五兄公擇五首

再寄五兄公擇四首

述舊

寄懷山中友人

送徐純公還玉峯

送陸翼王還膠城

石園文集目錄

放歌行

補

山中飲酒贈黃直方

姚江李聃孫石梁圖歌爲六兄充宗賦

傳是樓藏書歌

楊氏四忠卜葬歌

題歲寒書屋圖

寄七兄允誠

百忍堂松樹歌

山中樂五首

佛頂山莊二首

西臯移居四首

永思堂卽事二首

寒松齋卽事四首

閒居和六兄充宗

遊剡中四首

李郎潭

遊葉九徠半菴園二首

鐙下懷人

補

石園文集目錄

四明叢書

閒居二首

補

約園刊本

述懷二首

秋懷二首

初至西園

贈縮齋先生

同友人觀瀑布

贈鷓鴣先生

冬日言懷二首

謁黃忠端公墓

謁宋侍郎陳橐墓

贈友人

將返四明畱別憺園諸友

寄友人

補

戲爲絕句四首

寄姪貞一問金陵舊事四首

卷二

詩

鄧西竹枝詞五十首

右園文集 目錄

三 西明樓書

約園刊本

卷三

文

禘說八首

卷四

文

卦變考

卷五

文

讀洪武實錄

讀弘治寶錄二則

讀史琳傳

讀高銓傳

書邱文莊傳後

書白昂傳後

書倪文毅傳後

書楊文忠傳後

書梁文康傳後

讀劉宇傳

石園文集目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讀許論傳

讀席書傳

讀國史何龍傳

讀國史聶雙江歐陽南野傳

讀國史楊襄毅公傳

讀國史劉燾傳

書霍韜傳後

書討安南詔書後

書陸給事鳳儀王御史汝止劾胡宗憲二疏

書國史唐應德傳後

題彈園雜志後

跋駁駁漫錄評正

題從吾錄後

跋先世救命後

跋家乘外集羣公手札後

書丙子鄉試錄後

卷六

文

石園文集

目錄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五

隸書考三首

石鼓文辨二首

書韓昌黎石鼓歌後

跋漢魏石經二首

書詛楚文後

書史記三王世家後

書鍾繇薦季直表後

書許氏說文後

書唐玄宗改古文尙書爲今文詔後二首

五經皆有古文說

卷七

文

與李杲堂先生書

寄范筆山書

與錢漢臣書

與從子貞一書

海外遺集後序

大學辨業序

石園文集 目錄

送劉鼇石南還序

送沈公厚南還序

送宣城梅耦長南還序

送梅定九南還序

王中齋先生八旬壽序

李杲堂先生五十壽序

卷八

文

應魯先塋記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逸老堂記

追記先世所藏令旨事

已刻

循吏高公傳

宋遺民廣錄訂誤

往讀上杭劉氏萬季野先生行狀知先生著有詩文集八卷訪求累年迄未之見二十二年冬鄞縣八區文獻分會移送縣志料來城覽其目錄有先生遺稿寫本二冊發而視之不分卷第書根號石園藏稿首列劉氏行狀刻版五葉版

石園文集

目錄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題季野先生集魚尾下刻卷八目後有男世標子建校梓一行蓋子建歲貢編次之本欲刻未果者乃發篋出羣書疑辨校讀采入過半未刻者惟卦變考書序記傳十六篇耳復以續甬上耆舊詩校之未著錄者僅詩五章而其為此本遺者凡六章爰爲寫入目注補字以資區別其中塗乙朱墨爛然確出先生之筆字句增損與刻本頗有異同評者爲上杭劉氏謝山全氏可寶也張君伯頌擬刻入四明叢書乃竭一日

力爲分卷八署曰石園文集慈谿馮貞羣題記
癸酉歲不盡七日

石園文集目錄

石園文集

目錄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石園文集卷一

清蘄 萬斯同季野著

詩

寄五兄公擇 五首

頻年客河渚原非事浪遊今歲西陵去風雨仍淹留西
陵盛冠蓋日夕喧歌舟君乃披裘者茫茫何所投兒女
燈前淚征人江上愁相思不相見日暮空倚樓

飲食不求精冠裳不求好但求免飢寒骨肉常相保微
願終難遂分飛各遠道欣欣向榮木喑喑投林鳥我乃

石園文集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如斯喟然傷懷抱

未與兄言別已知客途艱辛苦試一行得食歸故山故
山時已換客子仍未還蘭露亦可飲菊英亦可餐何事
離家去終年道途閒願逐今宵月流光照爾顏

陶令常乞食顏公亦求米古來賢達人所遇猶如此況
我處今時凍餒固其理且當守故居量力營菽水得食
則安眠聚廬亦可喜君胡事遠遊經旬去鄉里不見張
長公白首田園裏

別我歲方始佳萋春已暮中宵頻夢君知在西陵路客

懷夫如何生計應
靳遇遙寄一束書
俯仰愁無緒
異鄉風景哀
晨夕誰與度
相勸早迴車
歸與妻孥聚

再寄五兄公擇

四首

孤帆指江南
其說江南好
豈知兵燹餘
家室不相保
潤州爲戰場
金陵成畏道
蒼鼠穴城頭
青燐散木杪
風物已蕭條
客懷自潦倒
所遇多迍迤
何時展長抱
慘淡夕陽微
搖落秋容老
霜巖旅舍清
露冷征衣少
天涯悲遊子
生意何枯槁
吁嗟行路難
沈憂不可了

謾謾涼風生
晦冥殊未已
鷓鴣攪我心
蟋蟀聒我耳
落

右園文集

卷一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葉滿庭階
殘花拂窗紙
斗室伴長檠
四壁清如洗
繩牀敲枕眠
夢逐客途裏
相對何悽悽
覺來難具紀
顛倒歷五更
輾轉朝慵起
染翰一賦詩
我懷近如此

西谿有別業
草廬尙未傾
君昔欲卜居
攜我共歸耕
相去數百里
一身未經知
秋雨後風物
幾枯榮
芍藥何枝秀
松楸何樹青
池魚未分隊
筍籜遮徑生
梅開往歲花
菊拙今秋莖
歷歷隱者資
遙遙感人情
相思一昆首
巾屨有餘清
避俗且讀書
可以盡生平

先人餘七子
昆弟不爲少
時願一堂聚
蔬食共飢飽
讀

書承家學躬行率古道栖遲蓬門中徜徉以終老苦爲
生計驅飄零隨百草相望兩悠悠衣食不相保聚首日
以難歡會日以杳長江越千重悵望音書邈幽夢泣三
更涕淚常盈抱長吁期爾歸愁懷共傾倒江湖多風波
返轡胡不蚤

述舊

我昔九齡時慈母中道棄此時赤日頽腥塵匝地沸艱
難營一殞辛苦且逃避晝行巖壑閒夜宿豺虎際弱兒
可憐人性命託兄弟穴居踰三年脫粟嘗不繼重返西

石園文集卷一

三四明徵書

約麗刊本

泉居遂作灌園計田圃久成蕪桑麻亦已廢再葺耕耨
基復理桔槔器時或從父兄荷鋤畦邊憩漸成田舍兒
頗諳村居味當謂謝俗氛終事田家利不謂志難諧復
迫居城內念茲釋耕耘欲識詩書字父意憐少兒親爲
解章義晨夕寒松齋呼兒捧篋笥時或使應門閒亦執
巾屣窮愁寥泐中父懷嘗欣慰久侍少謹責亦自多歡
睡飢寒相逼迫父往遊嶺外日夕望還期中秋果返轡
途次九江濱奄忽一夕逝寄信至家鄉慟絕中腸碎舍
斂兒不親湯藥兒不侍天長日月久此恨終吾世返樞

西江濱結廬西山次迄今已三年魂魄猶飛墜歎息我
生涯憂患何遭備

寄懷山中友人

昔我遊山中幽人盡相識夜月道巖邊春風剌湖陌斗
酒共提攜阜帽互傾仄長嘯雜猿聲遺響驚崩石放蕩
十日遊三見雪峯白江井煮春茶鴉碓舂小麥殷勤餉
遠人圍爐或竟夕翰墨時揮灑斗室破寥寂一別忽數
旬山水久判隔神馳瀑院深夢饒龍山側葛屨繫方袍
未脫紅塵厄傾圯一小樓晝眠長太息啼鳥亦聞聲名
花尙留色所悲知音寡兀坐苦離索何時龍虎堂相對
披遺籍好風東南來爲我通胸臆

送徐純公還玉峯

行行燕市中風塵日迷路利名中心車馬爭馳驚君
獨兩無營攤書放情趣非乏濟代才帝閣何深固雙膝
縛驂騶鴛駘使駕輅酒酣長嘯閒白眼時一露逆旅得
相依豁達開情愫胡當芳草時遽賦河梁句分手城西
隅欲別難同步

送陸翼王還膠城

久作燕山客不識燕山道今朝別故人始暗城邊草茁
芽綠初滋春色知尙早鞍馬何駸駸離思關河繞之子
南國賢德業人代少把臂三載來談論互傾倒高齋時
往還入山如得寶羈旅少歡情藉君開懷抱何意東風
生遽伴南飛鳥鄉邦得耆英京邑失師表我亦念家園
矯首望何杳征鞍不可借憂心益以擣分手黯無言夕
陽落林杪

放歌行 補

官奴城外秋草肥官奴城中雞犬稀十年不見笙歌樂

石園文集卷一

五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但看烽火照人衣我生憂患何纏縛一廛陋巷資餽粥
終朝泠泠聽胡笳清夜淒淒聞塞曲何處深山有紫芝
田園雖蕪不成歸空林麋鹿應憐我世外煙霞好伴誰
榻來咄咄何多怪天刑猶喜尊足在百尺樓前臥雪霜
萬木叢中聽靈籟洗出幽人一片心冰壺秋水夜沈沈
瓣香爇向孤山頂斗酒澆將栗里岑名山未必無知己
掃門彈鋏胡爲爾不見閩風臺上人空吟詩句幽人齒
四明之山芙蓉峯我欲登之躡遺蹤鹿亭樊榭多奇迹
華頂赤城望裏通臥向清泉與白石芰荷可衣實可食

一枕悠然絕世氛巾衫亦帶煙霞色興來援筆作此歌
道余眷眷長相憶

山中飲酒贈黃直方

四山嶷嶷風雨沒雪滿山中梅正發爰有人兮山之阿
眼前一尊高突兀縱酒傾杯不知暮竹牀芒薦但高臥
頽然一枕醉初醒呼童覓酒仍擎罍市上擾擾競錐金
山中但有無絃琴世上嗷嗷爭半菽山中但有五斗粟
有琴可揮粟可飽紛紛萬事何足道樽中有酒須且斟
對雪看梅皆絕倒高歌不覺虎豹驚痛飲安知天地老

石園文集

卷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試問東鄰賣藥翁出世何如在山好

姚江李聃孫石梁圖歌爲六兄充宗賦

十日畫水五日石王宰始肯畱真跡自從少陵爲此言
詞人誦之常嘖嘖吾觀李老石梁圖揮毫落紙成頃刻
意酣興盡何淋漓筆墨蕭閒頗自得乃知論畫當論人
不在從容與迫促其人讀書風流士下筆自饒煙霞色
假使胸存一點塵終年操筆亦何益吾嘗持此論畫師
於我李老乃得之石梁挂在秋天上萬仞危峯橫一絲
偏袒衲子何爲者卻向梁閒足倒垂山邊石溜胸前瀉

日畔秋雲頂上飛自憐赤城身未到何緣此日登其崖
松風謾謾疏毛髮澗水泠泠清心脾吾兄勸汝珍此畫
世間奇物原無價月下風前試一看泉聲石色幾驚詫
我詩汗漫不足存畱待他年仔細論

傳是樓藏書歌

東海先生性愛書胸中已貯萬卷餘更向人間搜遺籍
直窮四庫盈其廬先生珍奇百不好聞書卽欲採其奧
故此網羅徧東南猶復採訪窮遠道樓高百尺勢轟天
兩樓並峙如比肩左右以書爲垣壁中畱方丈容人旋
光華入夜燭天漢斗府東壁在戶牖瑯嬛祕藏不足奇
雞林買人都驚走卽今海內藏書家殘編散落如春花
錢氏絳雲歸一炬祁園緇帙亦堪嗟但聞白下黃氏室
亦有吾鄉范氏樓兩家卷帙盈數萬高視亦足霸一州
此皆小邦自倔強中原初未當強侯若將此樓相絮量
何異八百歸西周玉峯當代盛人物君家昆弟眞英傑
論才字內原無雙積書寰中亦第一憶昔漢代有曹曾
石倉置書何崢嶸鄴侯之架唐世羨牙籤萬軸亦足稱
放翁嗜書有書巢作文自記意頗驕遙遙今古千百載

僅此數者擅名高先生後起書亦富彼哉自欲呼兒曹
只此風流當世絕眼前何人堪并豪昨年招我置其下
亦欲啜醑還舖糟恍如上林看春卉目不給視徒鬱陶
奇篇異本多未見到此翻令人意亂寶山身入還空回
至今追想足流汗何日重來此室居拓我心胸啓我愚
歐九不學雖自媿猶願其中作蠹魚

楊氏四忠卜葬歌

楊家兄弟真男兒四忠雙烈曜雲霓有家已籍胤已絕
可憐白骨委荒堆念爲忠臣乃如此皇天無知當告誰

石園文集卷一

八四明叢書

續刊本

語溪曹公眞義士高情豈但泣枯骸廿載幽魂散復聚
忠臣埋骨竟有時憑君北向遙極目西山陵土何崔巍
寶城松檜不堪問玉匣珠襦寧可追誰將斗酒澆寒食
野花空自發春姿屢朝帝者猶若是微臣得此更何悲
乃知忠臣誠可爲

題歲寒書屋圖

周子竹岡爲許子不棄寫此圖廣幾三丈高踰
八尺都下驚爲神筆子與二子交好愛而賦之

雲閒周子今願陸長縑大幅同寸竹得意解衣一灑翰
蚪龍光怪動心目蒼皮剝蝕知幾重老幹側卧千尺虹

上參煙霧青冥開遠排巖嶂危石相擊春草白霜青風
露急淒其猶帶青春色氣壓嶧陽頂上桐勢吞武侯廟
前柏就中山水更稱奇巧奪天工非人力層巒碗礮磬
雲根滄波浩蕩撼鼉極堂上胡然睹華嵩令我驚悸失
魂魄許子磊落非凡才徂稱善畫名九垓嘗爲高人圖
松菊亦爲好友寫竹梅許子爲友人吳商志黃叔威作此二圖都下亦稱神筆與此歲
寒圖兩者絹素踰二丈離奇天矯非一狀畫師都下紛
如埃不覺對此色沮喪一時二妙真奇絕若者爲瑜若
者亮我來獲與二子交形骸脫略稱久要故園草堂餘
四壁煩君縱筆染長綃他年攜歸張破屋須令萬象生
蓬茅

寄七兄允誠

吾兄性本愛山邱多才往往爲人求賦詩直欲凌賈孟
作字亦復追虞歐還將餘力工篆刻古雅多爲人愛惜
世間能手誰比數姑蘇二文堪並迹與兄相倚若蛩駘
風雨何曾閒晨夕今來荏苒越歲華歸夢依然在兄側
平生雅志期壯遊欲徧山川窮九州驅車已歷數千里
但逢蔓草繁荒陬向來此意爽然失豈若家園守敝裘

他年歸臥西臯上與爾同儕牆東牛

百忍堂松樹歌

廿年烽火關城變故家舊物何由見望去天邊山亦童
歸來門內身如燕猶喜吾家一老松迴立荒園半畝宮
鐵柯石幹長不改霜前雪後消秋容拂雲低姿摩天力
蒼鱗剝落幾千尺色參煙霧洪濛深勢起虯龍雲霧折
寒風日夜鼓驚濤十月荒城雷怒號小院陰陰白日靜
空階漠漠寒霜高吁嗟大地舊山河此物閱世何其多
爲向庭前纏薜蘿卻免林內尋斧柯手把殘編共晨夕

石園文集

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茅堂賴此增顏色結根得所可長年煩爾千春伴騷客

山中樂 五首

禿柏孤松幾樹寒梅修竹千枝披月吟風獨往數聲啼
鳥來時

嶺畔獨餘鳥道天邊祇有松聲對水看山欲暮遙遙犬
吠雞鳴

萋萋花草春色嘒嘒鸞鷓暮時澤畔幽人酌酒山閒騷

客哦詩

風雪荆扉晝掩看梅對竹徘徊漁樵客子相訪詩酒情

人獨來

片片春花含潤聲
啼鳥向闌把酒幾人相對抱琴有
客孤彈

佛頂山莊二首

先人遺舊業卜築向山椒
飯有胡麻種園多黃獨苗一
竿消永日萬籟度清宵
會得林泉意商山不用招
小扉傍秀嶺短閣近流湍
野老鬚眉古山僧禮數寬
幾家行漢臘若個戴唐冠
問訊今何世鷓鴣只自安

西臯移居四首

百園文集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計憐如鳥翻飛
依依故枝松杉先
世澤魚蟹野人資
藥圃猶堪植蓬門
尙未啟悠然泉石
意塵外豈人知
江城三里外卽是
白雲莊登眺身仍
壯歌呼興亦長買
魚尋釣艇覓藕下
寒塘只少論詩客
攜尊過草堂
投閒來此地猶喜
是吾廬小菜先春
種寒花帶雨鋤松
濤侵戶冷蘿月入
簾虛欲共幽人語
前溪覓老漁

徑僻風還古幽居興未滄
墓田方徙舍社鼓卻迎貓
籬破頻栽竹簷頽半覆茅
生涯耕稼好樵牧盡知交

永思堂卽事二首

數世遺塋在草廬，尙可依香泉。酒愈美，瘠土稻還肥。是處容吾放，何妨此獨歸。山中奴婢在，更可慰朝飢。露冷巖花落，風高墓木哀。柴門臨水築，草徑向山開。獨鳥啼霜樹，寒蛩織夜苔。幅巾耽野味，吟望亦悠哉。

寒松齋卽事

四首

春逝愁還在，琴書興已拋。落花消客意，倦鳥引人嘲。身賤思遊俠，時危擬息交。蒼天不可問，且此守吾巢。散髮來庭下，悲涼思不禁。雲開天未曙，水落石猶沈。歡意春歸少，幽懷靜裏深。子歸啼破耳，空結旅人心。

石園文集

卷一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涯容膝處，晴色挂梅梢。風景徒相惜，聲名堪自嘲。長貧思藝圃，小隱欲誅茅。湖海他年意，終爲不繫匏。亂餘思避世，三徑理生涯。寄目園中槿，驚心夢後笳。魂依庾嶺月，淚落杜鵑花。十載羈孤意，難尋新歲華。

閒居

憑几南窗下，浩然愁思侵。箕裘懷祖德，風雨憶知音。得失林回布，成虧昭氏琴。長吟空復爾，天地正無心。

遊剡中

四首

剡湖風物好，取棹月中來。水勢千重出，山形萬疊開。野

梅緣徑路寒烏啄蒼苔卽景渾忘倦幽懷次第裁
擾擾塵途客來爲澤畔行弄泉也得趣遇草不知名十
里惟松韻三山絕鳥聲偶逢樵子臥執手問前程
數畝西園地經年繫客魂竹籬三徑路茅屋幾家村春
鳥啼高樹晨雞叫短垣披帷幽士在相視已忘言
春迴幽意足振領陟高原雀乳沾榕葉猿啼挂石根亂
雲羃野徑急雪舞荒園澤畔有知己強爲世外論

李郎潭

落日收殘雨李郎潭水清一瓢臨岸築獨鳥挂巢鳴路

石園文集

卷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回山前去人如畫裹行坐來明月上僧磬下寒聲

遊葉九徠半繭園二首

探奇何所適只向此中尋曲徑藏樓小短籬護竹深鶴
棲澗戶冷雲度石牀陰夙抱長林興悠然愜素襟
欲釋寰中慮來登沼上亭座延千樹碧簾捲半山青鳥
語喧花徑書聲靜竹屏主人能愛客長此得沈冥

鐙下懷人補

積雨春深夜懷人聊隱幘籟鳴聽後寂鐙沸坐來清半
榻惟憐影遠鐘不辨聲知音此夕邇愁絕若爲情

閒居二首補

冉冉韶華暮楊花惹客愁煙霞情不極風景坐能幽避
俗惟隱几懷人漫倚樓青林春卉近索句望誰酬

日高深巷靜幽意發林閒一枕槐南夢長歌礪石班圖
書紛楚漢筆墨秀江山吟望情何極沈憂不可刪

述懷三首

楓林茅屋舊江村冉冉涼風共旦昏白柄長鑿生意足
黃冠短褐古心存關山何處客來往交友誰能似弟昆
俯仰懷時多涕淚藤蘿深處結柴門

石園文集卷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天烽火照江干病客科頭獨倚闌避俗韓生思賣藥
哀時屈子漫滋蘭索居莫誦人閒世弔古長悲行路難
惟有鵝鴒常不忘天涯極目起三歎

秋懷二首

木落長林韶景移風塵冉冉去何之舊家雞犬他年盡
古墓松杉此日悲樂府但聞蒿里曲詞人競賦七哀詩
令威化鶴歸來後惟有青山似舊時

秋光漸老葉聲乾晞髮空庭撫藥闌斗室但求容膝穩
百年敢怨布衣單荒城滿目狼煙色曠野驚心狐火寒

靜對一檠多感慨，藜羹麥飯且加餐。

客散庭空日已沈，繞籬黃葉氣蕭森。郊原折戟埋荒草，城闕悲笳雜暮砧。野老幾人行漢臘，累臣若箇操南音。臨風漫詠秋思賦，淚入湘江百丈深。

初至西園

十年長作西園夢，今日披榛始過之。簷畔草封新履迹，壁頭蝸沒舊題詩。破籬漫繞千竿竹，荒徑猶開一樹梨。竚立凝眸聲欲斷，遠山冉冉起愁思。

贈繡齋先生

石園文集卷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綉園刊本

竹籬短短任縱橫，一架茅簷戶不扃。濁世藏名三徑足，荒山投老一身輕。茶鐺藥裹終年計，鳥語松濤徹夜聲。但得數椽容膝穩，何妨淡泊過餘生。

同友人觀瀑布

聞說君家瀑布側，經年異地欲相求。偶隨同志數人去，爲愛名山竟日留。絕壁泉生千丈碧，陰崖苔滑四時幽。松風鳥語綰歸思，數盡晴潭浴暮鷗。

贈鷓鴣先生

經年擲杖掩柴關，雲老松枯山外山。畱得一椽維大廈，

儼然孤鶴出人間借鋤蒔藥開荒圃鑿澗疏流過曲灣
回首英雄多澤畔平章泉石得長閒

冬日言懷二首

危樓登眺久徘徊濡翰難矜作賦才目送閒雲江上去
心隨寒鳥日邊迴人間歲月愁中盡世外煙塵夢裏猜
白首放歌長若此悠悠情事待誰開

積雨園林晝亦昏藤蘿深處掩柴門風霜有意催年盡
書劔無聊紫思煩安得中山千日酒長畱槐國五更魂
靈氛解卜今能否欲結筵尊與細論

石園文集卷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謁黃忠端公墓

四尺新塋土未乾金甌倏忽變衣冠如公真不欺明主
在帝何曾殺諫官夾道長楸窺自語緣階細草血同丹
千秋碑記巍然在讀罷淒風六月寒

謁宋侍郎陳橐墓

陳橐字德應餘姚人以權刑部
侍郎謝事歸剡中僑寓化安寺

卒葬於此

宋室遺塋此地存千年風景異乾坤和戎失策孤臣淚

公常諫秦
檜和金

瞻日無光弔客魂荏苒春風噬墓道迷離碧

草歿雲根荒臺銘碣多悲語讀罷啼鵲血滿村

贈友人

團瓢結得在山岡
茗椀書籤共一牀
學得山翁栽芋術
鈔來鄰女製茶方
月臨破屋人無寐
春入田家雀有糧
似此風流原不惡
人閒濁水任浪浪

將返四明畱別憺園諸友

夙道西園盛軼才
此來猶喜得追陪
雲歸蘿徑常聯句
月浸桐陰共把杯
客夢不緣家室擾
旅懷偏爲友生迴
相期後會知何日
笑指黃花待我開

寄友人補

石園文集卷一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鶯花三月繞汀洲
遙憶伊人曲水頭
知有瓊枝消別恨
莫教杜宇動鄉愁
吳山曙色層城合
盞水煙霞隔座幽
千里薰葭通夢寐
何當解放木蘭舟

戲爲絕句四首

荒冢纍纍秋草肥
丁公一去底須歸
遼東白鶴應猶在
寄語人民今更非

丁令威

望去三山天外峯
千秋誰復躡仙蹤
卻誇徐福傾秦後

一舸飄然大海東

秦始皇

山河萬里已歸新
執戟黃門官也貧
但道劇秦非劇漢

揚雄尙是有心人

揚子雲

聽說人傳天寶年霓裳一曲起烽煙千秋香火今誰主
獨與優伶有宿緣

唐明皇

奇姪貞一問金陵舊事

四首

原廟相傳三百秋年來風雨變荒邱遊人此際應登覽
幾見衣冠月出遊

雞鳴山上草芊芊望入樓臺冷暮煙高皇陵上松楸樹
可有殘枝泣杜鵑

宮殿淒淒宿暮鴉建康城裏日堪嗟禁中已是他人住

石園文集卷一

十八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莫問當時百姓家

萬里寒江煙雨高金山突兀湧驚濤只今新恨猶難洗
那有餘情溯六朝

石園文集卷二

清郵 萬斯同季野著

詩

鄧西竹枝詞五十首

李杲堂先生作鄧東竹枝詞余易以鄧西

浙江東渡是寧波人物繇來此地多欲識吾鄉風俗好請君細聽竹枝歌

霸越平吳范與文五湖一去竟忘君何如同逐鷗夷浪千古忠臣自屬鄧

大夫種姓文鄧人見戰國策高誘註浙江潮前推

石園文集

卷一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爲伍大夫後湧者爲文大夫見越絕書

黃公避世隱江鄉遺廟何年塑女郎卻笑英雄安漢鼎鬚眉換得女人妝

虞翻會稽典錄鄧大理黃公之高隱卽四皓中之一所居名黃公林舊有廟祀後訛爲黃姑林易以

女像

賀監歸來鬢已星鑑湖風月幾番更滿朝猶詫休官蚤堪歎當年仕宦情

城西南六十里地名高尚宅卽賀祕監知章所居

先賢在昔半躬耕樂道何須身後名國史但傳四君子
明山尙有五先生

宋淳熙時鄞袁正獻變慈谿楊文元簡定海沈端
獻煥奉化舒文靖璘並受學金谿陸文安九淵宋
史有傳前此慶曆時有鄉先生杜醇樓郁王致王
說楊適五人咸躬耕樂道時稱慶曆五先生淳熙
四君子

袁公釋褐卽捐生宋史高題忠義名媿殺忠臣趙制使
背君賣友竟何成

石園文集 卷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袁公鏞宋末舉進士里居值臨安陷元將遣十八
騎偵探至鄞公密約制置使宗室趙孟傳禦之孟
傳屬公允往公慷慨奮前誥責之爲所執孟傳遂
舉城降公抗聲大罵不屈竟遇害

人物楊家稱最奇一時諸老出同時村前流水澄千丈
想見羣公冰雪姿

城西南三十里地名千丈鏡楊氏聚族而居明成
弘間吏部侍郎文懿公守陳暨弟南京吏部尙書
守陞從弟工部尙書守隨廣西布政使守隅子刑

部侍郎茂元四川按察使茂仁相繼登朝並有名德

張家潭水帶長渠萬頃煙波繞屋廬莫道鄉間無俊物
此中曾出兩尚書

城西二十里曰張家潭明嘉靖時張文定公邦奇
爲南京兵部尚書越十載族父東沙先生時微繼
之並有聲于時

昔年曾向華胡過水闊山低幽賞多自有石窗兼百藥
山增巖岫水增波

石園文集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關刊本

城西三十里有地名華胡以華氏胡氏皆聚族於
斯也明時華太僕石窗胡布衣百藥並有詩名

湖田官稅倍民田恨事流傳五百年仕宦滿朝誰念此
叩閣端賴布衣賢

自蠶脰湖廢爲田重賦累民明正德時儒士楊允
恭連章叩閣得稍減至今有楊儒士廟

終宵曲就縮燈花異事人傳高永嘉還有風流櫟社長
直教老手奪琵琶

元末永嘉高明流寓鄞之櫟社嘗撰琵琶記一少

而成兩炬之光忽焉交合里人異之因名爲交光
樓明嘉靖時沈山人嘉則居此盛有詩名自署爲
櫟社長

大雷山上隱仙眞皮陸當年倡和頻自得汪家賢父子
茲山不屬謝遺塵

書末謝遺塵隱居大雷以四明九題寄陸魯望皮
襲美兩公因爲賦之今所傳四明九詠爲遺塵而
作也明嘉靖時汪中丞玉及其子坦孫禮約三世
居此並有名跡

石園文集卷三

四西明妓書
約圖刊本

高宗航海駐鄞邦曾把高橋作戰場卻恨元戎輕縱敵
復教兀朮返錢塘

城西二十里有高橋宋紹興時高宗避兀朮至鄞
曾大戰於此

湖開鬻脰匹東錢誰把長陂決作田恨殺宣和樓太守
屢教西土失豐年

鄞西有鬻脰湖東有東錢湖均爲一郡之利宋徽
宗時蔡京當國詔天下守令能增賦者得優擢鄞
人樓昇言廢鬻脰湖爲田可益賦四萬石遂得以

館閣知鄉郡

樓公本意媚權臣遂使千秋遺迹湮何事還畱豐惠廟
高牆大屋坐稱神

昇旣廢湖爲田鄞人恨之其子孫貴盛卽於田中
建豐惠廟至今猶存

宋室奸人骨一抔遊人唾罵幾時休恨無長劍開荒冢
截取枯骸獻岳侯

王次翁墳在西郊海會寺側

遺恨金牌召岳軍致令南北遂平分若非王氏傳家錄

石園文集 卷二

五四明續書

約園刊本

誰識奸謀由此人

次翁本濟南人從高宗南渡遂家於鄞官參知政

事爲秦檜心腹撤三大帥兵召岳武穆皆其謀也

詳見王氏傳家錄卽次翁自撰

善政祠前巖壑幽一村佳趣此全收莫論奇績窮千古
只說江山也最優

唐文宗時王元暉爲鄞令建宅山堰百世利賴至
今有善政侯祠

王令當年放木鵝身營三碶判江河只今啓閉誰相問

一任舟人偷閒過

王公既築宅山堰猶慮水無所洩因製三木鵝隨水放之卽其止處建三磝外爲江內爲河江河分隔迄今享其利

端公遺廟俯江流煙火千家祀事周漢室雲臺久寂寞獨畱俎豆寄南州

城北有劉端公廟相傳祀漢將劉植卽雲臺功臣之一

南郭巍然孝子祠千年古木更添姿東頭卽是慈親冢

石園文集卷二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稍慰晨昏雨露思

東漢董孝子黯因鄰人殺其母欲報之而其人亦有母懷憤二十年俟鄰人母葬畢始爲報讎至今有董孝子祠東畔卽其母墓也

刺史祠前古木稠烏啼蟬噪景逾幽千年唐社今何在不敵江鄉一郡侯

唐吳謙爲明州刺史有惠政民立廟祀之曰吳刺

史廟

海國鯨波作水神行人競賽石將軍高皇航海還宣力

不獨陳橋第一勳

西郊外有石將軍廟凡客游者必祭賽相傳祀宋
初功臣石守信高宗避金人至鄞神嘗顯靈護駕
竟得航海無虞

葛翁廟前水不渾葛翁廟下虎皆馴仙人不管人閒事
何意栖栖戀一村

西南鄉有葛洪廟虎入其境便不傷人

四明山在鄞城西千古遙傳皮陸題豈若二黃親載筆
賦成直與此山齊

石園文集

卷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皮陸作四明九詠未嘗身履其地明末姚江黃梨
洲晦木兩先生縱遊數月各有紀述始盡發此山
之蘊

鄞江西去接它山百里長隄幾曲灣晴日放舟真樂事
遠峯無數點苔斑

光溪山水甲鄞州花竹禽魚事事幽閣盡西南行樂處
無如此地日狂遊

天井山高不可攀龍藏五窟絕人寰鹿亭樊榭無多路
定有仙人此往還

鄞西南天井山最高上有龍潭五居民但能登其
半其上二潭人迹不可到

常喜它山冷水菴一泓冰雪地中涵坐來六月渾忘夏
不信人閒暑氣炎

望去西山千萬重諸山箇箇欲稱雄不知品目誰高下
還讓鄞城第一峯

鄞西多山其最高處名鄞城第一峯

西村資福古招提巖岫爲樓嶺作梯門外水波千澗落
簷前山影萬峯齊

石園文集卷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曾經西輿弔遺墳大榘高碑盡貴人後代不知幾甲第
空留石馬對斜曛

白鶴岡頭望望春一般培壤水邊蹲平原何忽生高阜
好與西山作子孫

白鶴望春二山各在田中突起

響巖千尺俯江流隔岸聲聞一樣酬莫向水邊輕弄舌
定應仙子坐峯頭

響巖去宅山里許隔水十丈人語無不響答

嘗笑城西謝女王絕無佳勝足徜徉不知何故城中女

猶自來遊鬪豔妝

城西有謝女王廟三月三日士女競出遊

背郭茅庵字柳亭一叢竹木喜青青若言啞語當年事
不信人閒怪物生

南郭有柳亭庵祀維衛佛相傳宋時有啞女能知
未來事一旦無病而逝後有人見之云卽維衛佛
庵卽其埋骨處也

勝日尋幽出祖關風情鳥意此中閒雖無花榭供芳蝶
幸有松坡當小山

石園文集卷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城畔清池足芰荷游人多唱採蓮歌扁舟日落猶迴首
會有香風天外過

望春橋上望春波草綠蘋香鳧鴨多最是城西好風景
夕陽起處聽田歌

鄞俗繁華異昔年田家何事尚依然西郊九月迎鐙社
南郭中秋鬪畫船

黃姑祠下畫船新擊楫沿洄捷有神村戶盡包新糯粳
舟人但著短梢棍

往代光溪曾設州至今民物此中稠商人解弄三絃子

婦女能梳五鳳頭

唐初設鄞州其地在今光溪

歎息農家辛苦多四時不放一時過已栽大麥連蕎麥
更插晚禾接早禾

鄞俗由來不尙華布衣糲飯足生涯田家有子皆知學
仕族何人不績麻

天井山茶味自長它泉烹酌淡而香並論太白誰優劣
一任閒人肆抑揚

鄞泉以它山爲上不減錫山二泉太白山在東鄉

香園文集卷二

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產茶

小溪橘柚舊知名未入園林氣已馨象坎水梨建粿栗
一般佳味此爲兄

小溪卽光溪產橘象坎建粿並地名

最愛枝頭果實甘未經照眼口先饒不知仲夏移家去
臥向林邊手自採

仲夏地名產桃李

獨喜林村蠶事修一村婦女幾家休織成廣幅生絲絹
不數湖州濮院紬

明時蠶利大興今惟林村不廢

種穀無如種藥材南村沙土儘堪栽近來東郭蛟關閉
土產惟憑此地來

西南諸山堪種藥土人多享其利

兵馬城中比屋屯儂家近住郭西村濯纓尙有清流水
注酒還餘老瓦盆

石園文集卷三

清鄧 萬斯同季野著

文

禘說一

鄭氏魯禘祫志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閔二年正月
吉禘於莊公時慶父爲亂免喪速二年四月夏卽祫既
祫又卽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
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譏其無恩也閔
公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祫太廟明年禘於羣
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禘僖公以三
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閒有閏積二十一月
明月卽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文公之
服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十八年二月薨
宣二年除喪而祫三年禘於羣廟自此以後亦五年再
殷祭與僖同六年祫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夫人齊
歸薨十三年平邱之會歸不及祫冬如晉十四年春歸
乃祫故十五年春始禘經云二月癸酉禘於武宮十八
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始禘於襄公也

先儒之論禘者多矣一人而持數說者惟鄭康成爲然其釋祭法禘黃帝禘嚳則謂祀昊天於圜丘其釋大傳始祖所自出則謂祀感生帝靈威仰其釋詩序長發大誥及禮儀喪服始祖所自出則皆謂祭天其釋王制春禘夏禘則謂夏殷之祭名其釋祭義春禘秋嘗則謂夏商禮周以禘爲殷祭其釋郊特牲饗禘有樂食嘗無樂則謂禘當爲禴其釋大司樂天神地祇人鬼則謂三者皆禘大祭其釋詩序雖禘太祖則謂禘大祭大於四時小於禘一事而屢變其說將安所適從哉究其堅持之

石園文集卷三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論則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夫禘本祭太祖所自出而以爲喪畢之祭一可異也魯本僭天子制卽禘亦當於太廟而以爲羣廟通行之禮二可異也五年再殷祭雖本之公羊然彼爲大禘言而鄭爲一禘一禘三可異也歷考經傳絕無新君二年禘三年禘之文鄭皆憑臆立論四可異也鄭旣爲此無稽之言又著魯禘禘志益爲可異彼見僖八年禘於太廟宣八年有事於太廟遂妄意二公三年必有禘而指爲五年一禘之證旣

妄意三年有禘遂謂二年必有禘既妄意二年有禘遂謂六年必再禘既妄意六年有禘遂謂八年必再禘以求合乎五年再祭一禘一禘之文凡此謬論一無根據而彼持之不疑後人反本之以制禮不亦可異之甚哉或曰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公羊以爲大禘故鄭據爲喪畢禘祀之證齊歸以昭十一年薨十三年喪終以有故未禘故知爲十四年禘而左傳昭十五年適言禘於武公故知十四年禘十五年禘非無據也曰文二年大禘經傳有之是喪畢禘祭固禮之常未嘗言三年必禘也

石圖文集

卷三

三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何所據而謂禘後一年必有禘祭乎昭十五年之禘安知其致齊歸若果致齊歸則當禘於太廟否則當禘於襄公齊歸襄公妾昭公母傳明言禘武公則非致齊歸可知也安得妄相牽合爲禘後行禘之證哉凡鄭氏解經固多鑿空妄說要未有如禘之甚者其妄解他經不過釋經之誤於朝端大政無與也若其所論禘則後王據以爲典要自漢迄宋竟未有覺其謬者可勝歎哉故欲明禘之說必先知鄭氏之謬而後禘義可得而言也

或曰三年喪終禘於太廟致新死者之主許叔重亦有是言不始於鄭氏也此必漢時爲春秋學者咸主是說故鄭氏因之而魏晉以後制禮者亦因之不然自漢迄宋千餘年名儒輩出何無一人敢易其說乎曰此誤解春秋之故也魯之行禘止在周公廟而孔子猶歎之則他廟固不可行也然此端一開後嗣子孫遂以爲己所宜用而其威儀之盛樂舞之繁鼎俎之陳籩豆之設實遠過於他祭魯君以爲非是不足薦我先人盡我孝思也故遇新主入廟卽以行於太廟者行之其意特假此以隆其先人初非以是爲正禮也但一人創之後人尤而效之亦遂以爲故事於是向行於太廟者後徧行於羣廟矣向行之爲殷祭者後行之爲喪畢之祭矣且更廣而推之卽非喪畢致主而亦用之矣如昭十五年禘武公定五年

禘僖公

益推而廣之卽非奉先祀廟而亦用之矣

荀偃言魯

有禘樂實祭用之是禘樂并用於燕饗

其尤甚者併三桓之家亦以是爲

美觀而僭用之矣

昭二十五年禘襄公萬者二人其此萬於季氏是大夫家亦用禘

爲喪畢之祭則鄭氏禘祫志惡得深非之曰閔二年禘

於莊公文二年大事於太廟皆致新死者之主則大事
卽禘其禮行於二年而非三年也安得有二年禘三年
禘六年再禘八年再禘之文哉凡志所言皆其意爲測
度而非眞有事實也且祭法言四代之禘明舉黃帝帝
魯國語載展禽之言亦然則大傳小記爲始祖所自出
者卽此二帝無疑柰何舍明白可據之經傳反援魯邦
亂常之事爲周世不刊之典哉曰魯羣廟所行之禘旣
非大傳小記所言之禘聖人何爲以禘名之曰是禮也
魯相傳已久聖人不得不因之若夫所書二禘一爲閔

公喪未終而急行吉事一爲哀姜沒九年而始爲致主
故書以示譏意不在禘之是非也至於魯禘非禮周公
其衰之歎已明著於禮運鄭氏豈不知之而反據此爲
典要不亦無識之甚哉曰魯秉周禮他邦宗之其所行
必先王舊典安得不據之曰果先王之舊典則行禘必
有一定之時月今考之經傳或在五月閏年或在八月
傳入或在二月定八年初無一定之時必非先王舊典可
知也卽如鄭說二年喪畢而禘明年春禘則禘當常在
春月胡爲錯行於四時哉鄭於行禘之月尙未詳考而

堅執三年春禘之說多見其闕於識而疏於經術矣

禘說三

鄭氏既著魯禘祫志又著周禘祫志謂先公之遷主祭於后稷廟先王之遷主穆則祭於文王廟昭則祭於武王廟廟各一日而不及未遷之主夫不知禘爲祭太祖所自出而以爲祭后稷以下其謬已甚而又分爲三廟閒以三日此何禮哉夫禘之爲義本以審諦昭穆故旣追太祖所自出又并已遷未遷之主而合享一廟中以見聯屬昭穆之意此爾雅所以謂之大祭而孔子亦有

石圖文集卷三

六四明徵稽

約圖刊本

禘嘗之義所以仁昭穆之說也若上不及太祖之先人下不及未遷之羣主安得爲祭之大而安得爲仁昭穆哉鄭旣以禘止享遷廟之主遂妄爲之說曰祫備五齊三酒禘止四齊三酒祫用六代之樂禘止四代夫宗廟之祭無有大於禘者故諸多與郊並言國語曰郊禘之事則有全烝郊禘不過爾栗天子郊禘之事必自射其牲天子親春郊禘之盛古人之言禘如此鄭必欲反之以合己祫大禘小之說庸可信哉卽就其魯禘志與周禘志並觀之而其說益窮鄭明言魯王禮也周禮推此

可知則當悉與魯禘合而何其說之不然也魯則爲喪
畢禘後之祭周則但爲合享毀廟之祭其不合者一魯
則言禘於羣廟周則但禘於文武后稷廟其不合者二
魯則拔禘於莊公禘於襄公爲證皆未毀之廟周則但
祀先公先王之遷主皆已毀之廟其不合者三胸無定
識而強欲立說以垂後後之人又惑於其說而悉本之
以定禮皆不可解也王子雍最號達禮其釋經盡與鄭
氏反獨於禘但言禘大禘小亦爲喪畢之祭何不取大
傳小記之文一詳釋之哉

禘說四

禘之爲義不獨鄭氏持數說卽諸儒亦未有歸一之論
謂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禘小於禘者韓嬰也謂禘禘
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者劉歆賈逵也謂禘及壇墀禘及
郊宗石室所及有遠近者馬融袁準也謂禘祭不及功
臣禘則功臣皆祭者何休也謂三年喪終禘於太廟致
新死之主者許慎杜預也謂禘有十二獻禘止八獻者
賈公彥也眾說雖多究未有言始祖所自出者不知是
說也不獨大傳言之喪服小記亦言之不獨小記言之

儀禮喪服傳亦言之經傳如此而後人猶不從其說何哉意以三書所言皆爲祭天也夫祭法舉四代之祭禘郊並言郊旣祭天矣禘安得復祭天鄭以南郊圜丘分爲二祭也其註祭法曰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夫上帝卽昊天之神南郊卽圜丘之地安得而二之旣分天帝爲二又妄解大傳不王不禘謂祀感生帝於南郊若是則圜丘之祭旣謂之禘南郊之祭復謂之禘并已南郊曰郊之說亦不復顧矣更可異者其釋大司樂天神地祇人鬼謂皆禘祭因創爲二禘之說是祭地亦謂之禘矣其妄誕不經一至於此而後人猶尊信之何哉西漢韋玄成等引大傳文謂祭天以其社配則以禘爲祭天固不始於鄭氏要未有歧昊天於上帝又混上帝於南郊支離穿鑿如鄭氏之甚者諸儒不明道遠報本之義謂祖所自出必在於天故其釋禘也皆不引大傳小記之文又見諸書言禘皆祭宗廟因別立異義或以爲禘大禘小或以爲禘大禘小或以爲止祭毀廟或以爲并祭親廟紛紛之說總由誤解大傳小記爲祭天也其指爲喪畢之祭者則固因春秋所書皆

致新死者於廟遂妄生臆度牽合於五年再殷祭之文不知先聖所書乃衰世變禮特書以示譏可反據爲正禮哉

禘說五

自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創於緯書東漢初張純舉以告世祖遂據之以定禮合已毀未毀之主而祭於高廟蓋自東周之亡二百餘年而禘禮復舉誠盛事也顧其爲制以高帝爲始祖而不追始祖所自出實與大禘無以異所異者特禘以四月禘以十月耳夫禘以報本

石園文集

卷三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追遠故不特上祀始祖而并及始祖所自出如虞夏之禘黃帝殷周之禘帝嚳卽其人也自西漢章玄成輩誤以所自出爲祀天又舉公羊五年再殷祭之文以爲一禘一禘以故張純因之而東漢之禘上及高帝而止自時厥後禘之名雖存禘之實久亡矣其後鄭康成出堅持祭天之說牢不可破別解春秋之書禘者以爲三年喪畢之祭而魏晉之世遵用之迄於趙宋歷千餘年十有四代而終莫能破其說

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隋唐周宋凡十四代所

紛爭而莫決者不過歲月之疏數耳乃主鄭氏之說者

謂前三後二禘四十二月而禘一十八月而禘主徐
邈之說者謂前二後三禘三十月而禘一十月而禘
紛紛藉藉各持一說以求合乎五年再殷祭之文而昧
追遠報本之義此與兒童之見何殊蓋自鄭氏解經凡
大傳小記祭法中庸儀禮詩序國語論語所言禘者盡
指爲祀天其王制祭義祭統所言者則指爲夏商時祭
獨春秋所書二禘不可解爲祀天乃別爲三年喪畢之
說以疑誤後人而其書盡頒於學官學者童而習之皓
首而莫悟其非乃至廟堂制禮亦遵之而不敢變豈不
深可歎息哉鄭氏旣以禮之言禘爲祭天至明堂位明
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下備陳天子之盛
儀而祭統亦言賜魯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
鄭知此不可言祭天乃不敢措一語而止以禘爲大祭
嗚呼先王報本追遠之大典爲傳註所汨沒而不得申
明於後世如鄭氏者豈非先王之罪人哉

禘說六

禘之義莫明於大傳其言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蓋帝王立太祖以下七廟其當

制也猶以爲未足盡追遠之意故上追始祖所自出而時盛其禮以祭之是禮也虞夏商周之所同百王之所宜取法焉者也乃漢魏以來惑於諸儒之傳註雖行其禮而殊失其意獨唐趙匡知之其釋春秋謂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而不兼羣廟之主其卓然之傑識獨不泥於傳註而有以得先王制禮之深心豈不賢哉顧其言禘所自出是也言不兼羣廟之主則非也大傳旣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下卽繼之曰諸侯及其太

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由是觀之大夫士分卑祖考而外止得及其高祖諸侯分尊高曾祖考而外更得及其太祖天子分尤尊太祖與三昭三穆而外并得及太祖所自出曰及則親廟在其中豈有諸侯大夫士得合祭其祖宗而天子反不合羣廟者哉況大夫士曰于禘禘者合祭之謂也則諸侯亦合祭可知諸侯合祭則天子亦合祭可知特天子名爲禘諸侯以下不得名爲禘耳觀商頌長發大禘之詩也而其中歷敘玄王相土成湯武丁非羣廟合祭之證乎公羊傳

曰大事若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其所謂大禘卽大禘也猶閔二年禘莊公之意故杜預亦以大事爲禘然則謂禘不兼羣廟之主庸可乎昔程子嘗言之矣謂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是最得禮之意者故陳用之胡明仲亦主此說而尤善於黃楚望之言謂周禘帝嚳帝嚳無廟不可闕其享故五年一禘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主而其享於嚳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功德爲尤盛也至哉言乎其先王制禘之精意乎漢人釋禘爲諦爲審諦昭穆儻不兼羣廟安得有昭穆且孔子何以言諦審之義所以仁昭穆哉漢魏迄宋其禘祭悉兼羣廟固合先王之制特不追所自出失制禮之本意耳然後世宗廟皆無始祖又安有自出之祖雖不諦亦可善乎宋神宗之言曰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其所本則禘禮固可廢也遂詔罷禘祀神宗此舉豈不超出漢唐諸帝之上乎此又後世帝王不可不知者也

禘說七

或曰禘既合祀羣廟矣公羊傳所言大禘何以亦謂之禘曰禘禘一也以其審諦昭穆謂之禘以其合祀羣廟謂之禘無二祭也此其說亦卽於大傳見之其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卽繼之以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繹其文義總言合祭之事特以分有崇卑故名有異同天子則審諦所自出故謂之禘諸侯則不得諦所自出故不謂之禘其禮總皆合祭特在天子名爲禘亦可名爲禘在諸侯止

石園文集 卷三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爲禘不得名爲禘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也歷考諸

書言禘者凡二十九而言禘者不數見

祭法祭統祭義王制大傳小記

雜記明堂位學記郊特牲禮運仲尼燕居中書詩序雖長發春秋閔二年僖八年左傳僖三十三年襄十年十六年昭十五年二十五年定八年爾雅及國語五條凡二十九豈非禘之外別無所謂

禘乎儻大禘之外更有一大禘之祭加於時祭之上必

當數見於經傳今細考之惟曾子問王制大傳及公羊

傳曾言之耳其餘未嘗言及也然曾子問言祀迎四廟

之主則是時祭之禘非大禘也王制明言禘禘禘嘗禘

烝其非大禘不待言大傳所言于禘此諸侯以下合祭

之名猶之天子之禘故諸侯時祭之外別有禘祭以祀已毀未毀之主天子則時祭之外止有禘祭上以追始祖之先人下以及已祧之羣主止此一祭而已非大禘之外更有大禘之祭也公羊所云大禘在文之二年爲躋僖公正如閔之二年禘於莊公也此皆喪畢致新主之祭卽大禘無疑公羊不言禘而言禘者禘禘一祭兩名謂之禘可謂之禘亦可然其意爲下合羣廟主發言故不言禘而言禘也後人論禮不過取徵於經傳於大禘之外未嘗更有大禘何後人之紛紛妄議哉總由不明大傳之意而以禘所自出爲祭天又不明天子之禘與諸侯大夫士之禘皆合祭祖宗之名而析其義爲二是以致此紛紛耳馬端臨曰大傳所言止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言禘必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禘則禘可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斯言得之矣

禘說八

禘祭之卽禘祭也予旣徵之大傳矣然其說先儒已言

之特後人惑於傳註判爲兩祭耳禘祫一祭兩名禮無
差降非劉歆賈逵之言乎歆西漢人逵亦在鄭氏前則
禘祫之非兩祭漢儒固言之矣孔穎達最尊信鄭氏者
其釋王制亦言禘卽祫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
集羣祖謂之祫則禘祫非兩祭唐人又言之矣伊川程
氏言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則天子之禘猶
之諸侯之祫禘祫之非兩祭宋人亦言之矣此猶後人
之論也不徵之春秋傳乎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公羊以
爲大祫杜元凱以爲禘豈非禘卽祫卽禘之證乎所

以稱禘爲祫者蓋禘既追所自出又合毀廟未毀之主
而祭之有大祫昭穆之義故可謂之禘亦可謂之祫然
禘乃正名祫但取合食之意故諸書多言禘而不言祫
非禘祭之外更有祫祭也明甚再攷之春秋僖八年禘
於太廟用致夫人夫人者莊公之配哀姜也既致哀姜
必祀莊公則莊公固合食於太廟矣文二年大事於太
廟躋僖公曰躋則僖公閔公固合食於太廟矣卽此二
條觀之禘爲合祭可知禘既合祭則稱之爲祫亦何不
可自緯書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文遂判然分爲兩

祭漢世君臣篤信不疑故韋玄成有一禘一禘之詞而張純直以緯書爲古禮至馬融鄭玄王肅諸人悉祖述之而不敢異雖有劉歆賈逵之說終不勝異論之多是

以漢魏以下禘祫並行彼以爲先王之正禮不知竇緯書之邪說也嗚呼古禮不明傳註淆亂釋經者非緯書不談制禮者非緯書不信是則三代而後但有緯而無經也夫禘本大祭也而反以爲小祫卽禘祭也而反以爲大總不知禘祫之爲一祭耳如其知之又何紛紛聚訟爲哉

予旣爲禘說或詰之曰子於禮專排漢儒力主宋儒之說豈漢儒之在先者反不足信乎曰大傳小記言禘所自出漢儒悉解爲祀天此可信乎以禘所自出爲祀天因并祭法儀禮詩序國語之言禘者悉解爲祀天此可信乎諸書所言皆祀天矣獨春秋所書不可解爲祀天因別解爲喪畢祫後之祭此可信乎閱五六百年至唐趙匡而始覺其誤不可謂唐人之識不優於漢人也然趙氏謂不兼羣廟至宋程子而更正其非不可謂宋人之識不優於唐人也蓋使漢儒

所言悉本經傳後人安敢抵牾彼非但誤解禮文亦
且鑿空妄說不有唐宋諸儒安能使先王令典復明
於後世哉予於先儒特從其善者而已何排抑漢儒
之有

石園文集卷四

清蘄 萬斯同季野著

文

卦變考

訟訟剛來而得中

蜀才曰此本遯卦二進居三三降居二。虞翻曰遯之
三二也。程子不言變。朱子曰卦變自遯而來剛來
居二而當下卦之中。王宗傳曰坎之九二實自乾來
。趙汝楳曰訟自遯來六二往爲六三九三來爲九二

石園文集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澄曰卦自遯變九二之剛自三來二。朱升曰訟
自遯變剛自三來二。來知德曰需訟相綜需上卦之
坎來居訟之下卦得中。楊時喬曰訟以需變九五來
爲九二。郝敬曰二剛自需來爲主得中。羅倫曰剛
自遯變。劉子曰剛來得中謂上卦乾體坎得其中畫
也凡言卦變者倣此

泰 小往大來

蜀才曰此本乾卦。程子不言變。朱子曰白歸妹來
六往居四九來居三。胡庭芳曰泰自否來三陰往外

三陽往內。楊時喬曰泰自否變三柔往上三剛來下否言大往小來

蜀才曰此本坤卦。程子不言變。朱子曰自漸卦來九往居四六來居三。楊時喬曰否自泰變三剛往上三柔來下

隨言剛來而下柔

程子曰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朱子曰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郭雍曰隨之成卦以初九上

石園文集 卷四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來往成震兌而有隨。王宗傳曰初九一陽震之主也乾一索乎坤而得震則初九之剛實在二陰之下。

趙汝楳曰卦自否變。吳澄曰一剛自上來初下於二柔而柔隨之自否變。朱升曰隨自否變剛自上卦來初

下於二三之柔。熊過曰剛柔震剛而兌柔也不言變。俞琰曰隨自蠱變。來知德曰蠱下卦是巽柔今下剛化震來居其下。楊時喬曰隨自蠱變上九剛來初初六柔往上。羅倫曰隨自否變。劉子曰震以一陽下二陰兌以二陽下一陰皆剛來下柔之義

蠱 剛上而柔下

荀九家曰蠱自泰來。程子曰乾之初九上而爲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爲初六。朱子曰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下自既濟來者兼之。郭雍曰蠱自泰來剛上而柔下。趙汝楳曰蠱自泰變。朱升曰蠱自泰變剛自初上上柔自上下初。來知德曰隨初震之剛上而爲艮上兌之柔下而爲巽。楊時喬曰蠱自隨變上柔來初二剛往上。羅倫曰卦自泰變噬嗑柔得中而上行。

石園文集 卷四

三四明徵書

一約園刊本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子五。郭忠孝曰噬嗑自否來。

釋剛柔分

朱震曰噬嗑自

否來。石介曰大凡柔則言上行剛則言來剛上柔下

定體也剛來如訟无妄渙九二爲剛體本在上而來下

上行如晉睽鼎噬嗑六五爲柔體本在下今居五位爲

上行。趙汝楳曰卦自否變。吳澄曰否初五相易。

朱升曰卦自否變柔自初上行至五。熊過曰得中上

行對賁言之簡輔爲先言得中後言上行因賁之離居

下也如本義當作柔上行而得中矣。來知德曰賁下

卦離之柔得中上行居於上卦。楊時喬曰自賁六二往而上行至五。羅倫曰卦自否變。

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

程子曰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為艮。朱子曰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朱震曰賁自泰來。郭雍曰賁自泰來。王宗傳曰六二之柔來文初三之剛離本乾體坤再索於乾以成離故曰柔來而文剛非坤之上六來居

二位也分上九之剛上文四五之柔艮本坤體乾三索於坤以成艮故曰分剛上而文柔非乾之九二往居上位也。趙汝楳曰卦自泰變。朱升曰賁自泰變上之柔來二而文下卦之剛分二之剛往上而文上卦之柔。熊過曰六二之柔自噬嗑六五而來上九之剛自噬嗑初九而分胡愈說是也。來知德曰噬嗑上卦之柔來文賁之剛柔指離之陰卦剛則艮之陽卦柔則離之陰卦之剛上而為艮以文柔剛指震之陽卦柔則離之陰卦。楊時喬曰噬嗑六五來二文剛初九往上文柔。

羅倫曰卦自泰變。劉子曰以二文初以四文三爲柔來文剛又分之而以上文五爲剛上文柔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程子曰坤初爻變而爲震剛自外而來也。朱子曰爲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王宗傳曰初九之剛乾一索于坤而得之實自乾來。趙汝楳曰卦由遯變九三之剛自下卦之外來居於初。徐幾曰以卦變言下體乾交坤而爲震非本卦剛柔往來故曰外來。吳澄曰遯初三相易。朱升曰无妄自遯變剛在下卦

石園文集

卷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畫之外自三來初居中畫之內而爲一卦之主

以中畫分

內外未免牽合

熊過曰此對大畜之詞大畜以艮上一陽爲主

无妄以震下一陽爲主。來知德曰大畜上卦之艮來居下卦爲震。楊時喬曰无妄自大畜變上剛來初成震。羅倫曰卦自遯變。劉子曰初剛自乾體而來爲无妄之主也

大畜䷙剛上而尙賢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六五尊而上之。趙汝楳曰卦自遯變。吳澄曰自大壯

變一剛由四升上。朱子曰卦自大壯變剛自四上上
○來知德曰无妄下卦之震上爲大畜之艮。楊時喬
曰大畜自无妄變初剛往上爲賢。羅倫曰卦自大壯
變

咸 ䷞ 柔上而剛下

蜀才曰此本否卦六三升上上九降三。虞翻曰咸坤
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鮮于侁曰乾之上九下
爲九三坤之六三上爲上六。程子曰柔上變剛而成
兌剛下變柔而成艮。朱子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

石園文集 卷四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居五。郭雍曰咸自否來六三上而成兌上九下而
成艮。趙汝楳曰咸本否變。吳澄曰否六三之柔往
上而交乾之剛否上九之剛來三而交坤之柔故爲交
咸之卦。朱升曰咸自否變柔自三上上剛自上下三
○熊過曰此以兌柔艮剛言。來知德曰恆下卦之巽
上而爲兌上卦之震下而爲艮。楊時喬曰咸自恆變
恆 ䷟ 剛上而柔下

虞翻曰恆乾初之坤四。程子曰乾之初上居於四坤
之四下居于初。朱子曰卦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

初。郭雍曰恆自泰來。趙汝楫曰卦自泰交。吳澄曰卦自泰變初剛上四四柔下初。朱升曰恆自泰變剛自初上四柔自四下初。來知德曰咸下卦之艮上而爲震上卦之兌下而爲巽。楊時喬曰恆自咸變晉三柔進而上行。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其變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王宗傳曰離之中爻竇自坤來今居五位故曰進而上行。趙汝楫曰卦自臨變。吳澄曰卦自觀變六四之柔進而至五。朱升曰晉自觀變柔自四進而上行至五。熊過曰晉明夷皆以離取義而晉之離在上也。來知德曰明夷下卦之離進爲上卦。楊時喬曰晉自明夷變。羅倫曰卦自觀變

睽三柔進而上行

程子曰凡離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朱子曰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趙汝楫曰卦自遯變六二之柔上行至五。朱升曰睽自巽變柔自初進而上行至五。來知德曰家人下卦之離進爲上卦。楊時喬曰卦

自家人變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于坎而不進。王宗傳曰西南坤位五實坎體而謂利西南者坎體本坤九往居中而成坎夫以剛而居坤之中非利西南往得中乎東北艮位正坤之對而西南之反也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趙汝楳曰卦自臨變。胡庭芳曰蹇本升卦九二仁得坤體之中二既往五則下體成艮正東北方卦。吳澄曰震初之剛上往易五而得上卦之中震四之剛下來易三而利于自西來南自南往西。朱升曰卦自震變初往易五而得上卦之中。熊過曰以解反對言之解曰乃得中坎在下也此曰往得中坎往而在上也解曰往有功四之陽動于上也此曰其道窮三之陽止於下也。來知德曰解下卦之坎往上卦得中上卦之震下而為艮之止不行所以道窮。楊時喬曰蹇自解變解九二往居五九四來居三。羅倫曰卦自震變

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王宗傳曰得眾指九四言得中指九二言。○薛口曰蹇解相循環視蹇卦則爲解覆視解卦則爲蹇九二得中則曰其來復吉。○趙汝楳曰解由臨變上卦坤眾也初九往乎九四以主二陰故曰得眾及六四來復爲初則二陰供一陽之始得中故曰得中。○吳澄曰艮三之陽自南往西而艮四之陰自西來南則下卦成坤體坤爲眾艮陽往四而下臨坤故曰往得眾艮上之陽自外而來以易二得下卦之中故曰乃

得中艮二之陰自內而往以易上早成解難之功故曰往有功。○朱升曰卦自艮變艮三往上易四則下卦成坤得眾也艮上復於下而易二乃得下卦之中。○熊過曰蹇解反覆之卦蹇九五向往在上今反居二爲來復蹇九三向體艮不動今進居四體震動爲往。○來知德曰蹇下卦之艮往而爲震之主器故得眾上卦之坎來下卦得中。○楊時喬曰解自蹇變。○羅倫曰卦自艮變升三柔以時升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卦自解來柔上居四。○趙汝楳

曰卦自臨變。○來知德曰萃下卦之坤升於上卦。○楊時喬曰升自萃變。

鼎☱柔進而上行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趙汝楳曰卦自遯變。○吳澄曰卦自兌變三之柔上行爲六五得上之中。○朱子曰卦自兌變柔自三進而上行至五。○來知德曰革下卦之離進於上卦。○楊時喬曰鼎自革變。○羅倫曰卦自兌變。

漸☱進得位

石園文集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程子不言變。○朱子曰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得位之正。○趙汝楳曰卦自否變得位指六四。○吳澄曰卦自否變。○朱子曰漸自否變自三進四而剛柔各得正位。○來知德曰歸妹下卦之兌進而爲巽得九五之位。○楊時喬曰漸自歸妹變。○羅倫曰卦自否變。

渙☱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盧氏曰此本否卦乾之九四來居坤中剛來成坎水流而不窮坤之六二上升乾四。○程子曰九來居二六上

居四。朱子曰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乎四。郭雍曰渙自否來。趙汝樸曰卦自否變。吳澄曰卦自否變剛自四來居二是得中而不居窮極之處柔自二往四得位于外卦而上同於九五。朱升曰渙自否變剛自四來二得中而不居窮極之位柔自二往四得正位而上同于二剛。來知德曰節上卦之坎來居下卦之中不至窮極下卦之兌上而爲巽柔在三失位在四得位。楊時喬曰渙自節變。羅倫曰卦自否變。劉子曰剛來指九二柔得位指四而上同于五。

案易上下二經唯此一十九卦先儒多言變故備列之

程子易傳曰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

蘇子瞻易傳曰易之所謂剛柔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

一陽于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于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

王宗傳童溪易傳曰或問易家以隨自否來蠱自泰來其義何如曰非也乾坤重而爲泰否故隨蠱无自泰否而來之理世儒惑于卦變故隨曰剛來而下柔噬嗑曰柔得中而上行咸曰柔上而剛下益曰損上益下渙曰剛來而不窺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則曰凡此皆自否而來也蠱曰剛上而柔下賁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恆曰剛上而柔下損曰損下益上節曰剛柔分而剛得中則曰凡此皆自泰而來也誠如是則睽之柔進而上行謂自遯來可也鼎之柔進而上行亦謂自遯來可也此猶可諉也晉之柔進而上行謂自誰卦來乎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兌之剛中而柔外明夷之內文明而外柔順又謂自誰卦來乎世儒求其說而不得則曰凡卦之具三陰三陽者皆自泰否來也具二陰二陽者皆自臨遯來也具一陰一陽者皆自姤復來也殊

不知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內外上下往來之義已備乎其中自八卦既重之後又烏有所謂內外上下往來之義乎夫自復至乾姤至坤凡十二卦當十二月其陰陽消長均也除乾坤之外凡十卦豈否泰臨遯復姤能生而夫剝壯觀獨不能生乎又何取彼而舍此也程河南釋隨剛來而下柔曰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釋蠱剛上而柔下曰乾之初九上而爲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爲初六豈亦未之思耶于賁之彖曰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未可知也當默識之

何楷周易訂詁曰案朱子云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爲主諸處皆牽強說耳王輔嗣卦變又變得不自然某之說卻覺得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非是聖人合下作易便有此變乃卦成了自然有此象又云朱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于卦辭自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无妄剛自外來而

爲主子內只是初剛自訟二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挨上去案漢上卦變則通不得然考圖中一陰一陽卽五陰五陽之卦二陰二陽卽四陰四陽之卦雖顛倒首尾各自爲圖然元無差錯終難分屬其自泰否二十卦徑可截然中分歸妹節損泰三爻變豐既濟賁泰二爻變恆升蠱泰初爻變此皆屬泰來者漸旅咸否三爻變渙未濟困否二爻變益噬嗑隨否初爻變此皆屬否來者而圖中竟混作一條且將泰否互爲首尾殆不可曉及案本義所釋卦變訟泰否隨蠱噬嗑賁无妄大畜咸恆晉睽蹇解升鼎漸渙只十九卦惟訟晉與圖同餘皆不合如隨自困噬嗑未濟來據圖則自泰否來之類是也且未有一卦而旣自某卦來又自某卦來無論其太漫漶非聖人本旨蓋亦有附會而強爲之辭者愚之所不取者以此

又曰易大傳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卦變之說本此虞翻蜀才輩解訟之剛來得中謂自遯來賁之柔來文剛謂自泰來其說似矣而程子非之云乾坤合而爲泰豈

有泰復變賁之理朱子則謂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竊謂往來上下者實皆乾坤所爲程子謂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蘇子瞻亦謂易有剛柔上下往來相易學者沿是爭推其所從變此大惑也剛柔相易皆本諸乾坤其理正矣故愚獨有取于蘇子乾來化坤坤來化乾之說以合于程子專以乾坤言變之旨亦可寢從來穿鑿附會之喋喋矣馬西玄曰易中卦變

本於乾稱父一章

案先儒言卦變者不一其以十二辟卦爲主去乾坤不用而以復姤臨遯泰否壯觀夬剝十卦主變者自荀九家虞仲翔荀慈明王輔嗣范長生盧氏孔仲達以至鮮于子駿劉長民朱子發郭子和王逢皆是也

朱子卦變圖亦用十

辟卦而卦皆重出及釋象傳又與此說異

其以十辟卦爲主復用六子分主

者吳草廬朱風林羅一峯也其于十辟卦之中去壯觀夬剝不用而以六卦主變者趙汝楨也其專以乾坤主變者程正叔蘇子瞻王童溪徐進齋馬仲房豐存叔何

玄子也其以反對卦言變者薛溫其俞玉吾簡輔熊叔仁來矣鮮楊芷庵郝京山也其不主乾坤不用十辟卦

專以爻畫換換爲變者朱紫陽也

朱子釋象曰之說如此校口說中此最不

合理其不言卦變但以剛上柔下爲定體而以剛下柔上

言往來者石徂徠湛甘泉劉念臺也數者爲說不同惟程蘇之說獨得作易之原本故今特取之愚謂變者非六十四卦既成彼此互易爲變也自無而有之謂變當聖人初畫乾坤時未嘗有六子也六子之卦由乾坤而變變卽生之謂也程子言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

爲六十四卦而專以乾坤言變方得畫卦之本原若謂六十四卦既成然後彼此互易而爲變則非本原之謂而聖人亦不若是其多事矣蓋由朱子確信康節一母生二之說謂乾坤無生六子之理是以反詆程子爲牽強也卦變自程蘇而外惟十辟卦之說爲近蓋淮南九家已有此說其來最久也第乾坤生六子八卦重六十四卦則十辟卦亦乾坤重六子而成今乃謂震坎艮二陽四陰之卦自臨觀而變巽離兌二陰四陽之卦自遯壯而變豈六子反爲十辟所生乎總由不知成卦之本

原是以若此顛倒也若來氏綜卦之說蜀才已有之其
來亦入第反對之卦乃文王所次未必盡伏羲之舊則
來氏所取之卦變乃六十四卦既成而後見亦非成卦
之本原也其他若吳草廬之說既以十辟卦主變又分
六子以主蹇蒙十二卦是何頭緒之多乎總之言卦變
者能合作易之本原方為有理若不得其本原而沿流
逐末說雖巧吾不取也○朱子卦變圖專以十辟卦主
變及本義釋彖辭又不用已說而謂六十四卦既成之
後彼此互易而成變何其說之多歧也要兩者皆不得

右國文集卷四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作易之本原今故不取○十辟卦者辟主也先儒以復
臨泰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遞主一月而去乾
坤純陽純陰之卦不用故謂之十辟

左傳揲蓍占法

莊公二十二年○陳敬仲之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
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
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
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
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

正卦三四五爻為艮變卦二
三四亦為艮故曰山也此五

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艮為山巽為木此以互體言巽為

乾爻曰照以天此以正卦變卦於是乎居土上互體詳言之故曰觀

國之光庭竇旅百奉之以玉帛艮為門庭庭實庭之所

金玉坤為布帛此以正卦變天地之美具焉此以互體言故曰利用

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

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秦岳之胤也山岳

則配天此以艮乾變物莫能兩大陳襄此其昌乎及陳

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一爻

木卦變爻及二卦卦象

石園文集卷四

十八四明叢書

閔公元年○初畢萬筮仕于晉遇屯屯之比辛廖占

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屯下卦

變為坤震為車坤為馬震車從馬震坤故車從馬足居之震為足動而

象故兄長之震為長男兄也初母覆之坤為母二三則

居之又最長故長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

覆之眾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

此下卦坤坤為土安之象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

復其始一爻變占本復其始卦之卦下體

閔公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筮之遇大有大有之

乾乾為君父大有乾宮歸魂卦敬如君

所一爻
變占

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千乘

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

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艮為山在外象晉巽

為風在內象秦占時屬秋風吹落所以克也實落材亡

不敗何待六爻不變占貞悔

僖公十五年○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

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益也女承

筐亦无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无相也

石園文集卷四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羸敗姬車脫其輶火焚

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邱歸妹睽孤寇張之孤姪其從

姑六年其遁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粱之

虛一爻變占本卦之卦變爻及二卦卦象

僖公二十五年○晉侯將勤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

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享吉

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乾為天兌為澤離為

離是天為澤以當日也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

復亦其所也一爻變占本卦變爻

成公十六年○鄆陵之役晉侯箠之史曰吉其卦遇復
䷗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

變不

襄公九年○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五爻

皆變惟二得入不變
史曰是謂艮之隨隨隨其出也

君必速出姜曰亡是子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長
也享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
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
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

石園文集卷四

二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位而有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
不可謂利棄位而姦不可謂貞有是四者隨而无咎我
皆无之豈隨也哉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五爻變占
之卦象辭

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將取棠姜筮之遇困

之大過

䷮示陳文子曰夫從風

坎爲中男故曰夫
變爲巽故曰從風

風隕妻不可

娶也且其繇曰困於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凶无所歸也

一爻
變

昭公五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

謙之謙垂以示卜楚邱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離爲日爲鳥離變爲謙日光不足故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且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

石圖文集卷四

三四明瞭書

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一爻變占本卦變爻

昭公七年○衛襄公有子縶及元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亨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尙克嘉之遇屯之比謹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于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吉之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一爻變占象辭

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將叛也。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供。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供。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爲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可闕也。筮雖吉。未也。

一爻變占本卦變爻辭

石園文集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石園刊本

哀公九年。晉趙鞅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朱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一爻變占本卦變爻辭

石園文集卷四

石園文集卷五

清蘄 萬斯同季野著

文

讀洪武實錄

高皇帝以神聖開基其功烈固卓絕千古矣乃天下既定之後其殺戮之慘一何甚也當時功臣百職鮮得保其首領者迨不爲君用之法行而士子畏仕遂甚於奔坎蓋自暴秦以後所絕無而僅有者此非人之所敢謗亦非人之所能揜也乃我觀洪武實錄則此事一無見

石園文集 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焉縱曰爲國諱惡顧得爲信史乎至於三十年間懿臣碩士豈無嘉謀嘉猷足以垂之萬祀者乃亦無所紀載而其他瑣屑之事如千百夫長之祭文番僧土酋之方物反累累不絕焉是何暗於大而明於小詳於細而略於鉅也洪武之史凡三修其一在建文之世其一在永樂之初此則永樂中年胡廣楊榮金幼孜所定也吾意前此二書必有可觀而惜乎不及見也若此書者疏陋已甚何足徵新朝之事實哉君子卽不觀可也

讀弘治實錄 二則

有明之實錄未有若弘治之顛倒者也蓋總裁於焦芳而撰述於段冕輩宜其如此吾竊怪當時諸公如李文正王文恪楊文忠皆有總裁之責何乃一無糾正而任其顛倒若是耶中書之堂旣已伴食蘭臺之內又欲隨人曲筆耶甚哉諸公之靡也一焦芳以附瑾之故筆削之際猶且不敢逆之則當瑾之橫行而曰吾將有所補救吾不知所補救者何事也卽畏芳之肆螫獨不畏萬世之公議乎與之同官而猶若此將古之筆枋頭之敗而詳張說之事者獨何人也吾是以益歎古人之不可及而知有明實錄之未可盡信也

孝宗爲一代守成令主而實錄所紀當時之弊政何其多也蓋帝務通下情人人得以盡言故一有過舉盡形之於奏牘人之見之者以爲帝德之有失也而不知正其能納諫之美也向非帝能納諫羣臣安敢盡言後人亦何由知其詳哉至如嘉靖之世其治亂視此何啻什伯今讀其史其弊之大者固已章著而其小者反不若此之數數然彼豈無失之可指乎亦羣工百職籍口而不敢言故後人無由知其詳耳且孝宗十八年之間國

家最爲無事而實錄卷帙之多反有過於諸帝亦由奏疏之多耳余恐讀者不察徒見其疵而不見其美也於是乎言讀是書者其尚以是求之

讀史琳傳

傳稱琳通曉兵法兼善諸家占候之術故朝廷凡數出師皆命之總督蓋以知兵受任也然十三年火篩爲難平慶臨鞏之間流血千里琳爲統帥不能赴救其擣巢也以數萬之師獲首止於三級知兵者固如是乎吾觀當時八座諸公固未有傑然可當邊疆之任者僅一許襄毅以糾劾將帥而罷去使琳得專其任亦可見邊才之難得矣幸火篩之猖獗未若吉囊俺答之甚耳使有如二酋者琳其何以應之甚哉有明武備之靡也以孝宗之賢馬端肅劉忠宣之爲本兵而邊烽一舉輒勞拊髀然則嘉靖末之爲邊帥者固未可深責哉

讀高銓傳

士風之變易也豈不易哉方弘治之世人人自愛而尚名節重廉恥豈不誠忠厚之俗耶及劉瑾一出向時之大僚遂蒙面濡首爭先屈膝而不恤而高銓之子至自

劾其父衣冠變爲異類何其甚哉乃知若輩之在先朝非果能自立也幸士習方隆故不至敗露耳一旦隄防旣壞遂放溢決蕩而不可收拾矣然則中材之士處盛朝而保其名行遇濁世而決其防檢者何可勝數彼固有幸不幸哉

書邱文莊傳後

以下皆實錄本傳

自古右文之朝孰不以藏書爲美哉祕書之缺略而不備未有若明代之甚者也雖內之文淵閣外之翰林院國子監皆爲藏書之府然藏之無幾而其所藏者又皆禁而不許觀故直文淵者不得讀文淵之書官翰林者不得披翰林之籍其在國子亦然不過每歲一晾以防蠹朽而已夫天子旣不畱心於載籍而學士大夫又不取觀中祕之書則書籍之不備亦何傷之有顧士庶之家猶且購書以示子孫而石渠之中蘭臺之內反缺略而不備毋乃非美觀乎哉邱文莊之初入閣也嘗承孝宗之命於所著衍義中撮其藏書之條疏爲萬言以入告乃亦迄無舉行者夫以天子之所咨訪宰相之所條陳然且格之而不行又何望於他時耶甚哉好文之主

之難遇也太祖雖得天下於馬上然能投戈講藝釋轡
論文故御集獨多於諸帝太宗之樂觀大典宣宗之雅
號知書亦爲帝王之難事世宗於孔廟明堂諸大禮嘗
親爲文以折羣臣至於制書手敕何爲多詰屈而難曉
也豈有得於太祖家法耶嗚呼帝王好文之難如此則
祕書之缺略而不備也又安足怪哉

書白昂傳後

孝宗之君德何其盛哉其大者尤在於用人我觀十八
年之間自內閣以至百執事鮮不得人六卿之中最爲
人所訾議者無如白昂徐瓊徐貫彼固無甚顯過使其
當正德嘉靖朝猶足以稱名臣若其磊磊落落爲一代
偉人者多出弘治之世何其盛也然白徐諸公當此清
議大行之日猶爲人所指摘苟處污濁之朝又當何如
耶此尤君子所當深責也

書倪文毅傳後

世言張居正爲相摧抑天下之士士之取入學校者每
邑不過數人甚者止於一人以爲居正阻抑賢路之罪
不知當弘治時倪文毅岳爲宗伯嘗有是令雖大縣亦

不過七八人不獨居正爲然也夫孝宗當一代文明之會人才奮興多士蔚起正宜鼓舞造就之時也乃始進之途如此其隘天下士子之憤怨當何如耶人但知弘治之世爲盛極之時豈知世風之不振至於如此則文毅阻抑之罪不與居正同一律哉夫以文毅之賢而所爲若此又何責於居正吾所以觀孝宗實錄而深爲文毅惜也

書楊文忠傳後

文忠之相業其大者在定江彬之亂而登極一詔尤有

西園文集

卷五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功於帝室使數十年之積弊一旦盡去已受其怨而貽國家無窮之利上不使新主蒙寡恩之譏下使天下有更生之樂卽此一詔其相業之俊偉已踰於前後數公迨新天子登極不必有所更張而天下之規模已煥然爲之不變嗚呼何其烈也當是時正人君子布列朝端百司眾職莫不得人天下之士皆欲有所發舒以赴功名之會一時望治者無不以爲太平可俟矣使從此君臣相得信任者成何難致一代之盛治哉自史道發難而朝堂之罅隙始萌曹嘉繼起而水火之情形益著至

大禮議定天子之視舊臣元老真如寇讎於是詔書每下必懷忿疾戾氣填胸怨言溢口而新進好事之徒復以乖戾之性佐之君臣上下莫非乖戾之氣故不十數年遂致南北大亂生民塗炭流血成渠蓋怨氣之所感不召而自至也由是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戾豈不諒哉故愚嘗以大禮之議非但嘉靖一朝升降之會實有明一代升降之會也嗚呼舊臣元老國家所視以爲安危也乃去之惟恐不盡而盡用新進好事之徒彼新進好事者何嘗無矯矯可喜之功願消國家之元氣亦已多矣故張璁桂萼用而元氣爲之一喪汪鋹夏言用而元氣爲之再喪迨嚴嵩父子用而元氣爲之喪盡矣使繼嵩之後者非徐文貞則末流之弊更將何所底止哉得文忠以救其始得文貞以救其終故四十五年之間雖主昏於上民變於下而宗社不至於亡也語嘉靖之相業者其尙求之二公平乎

書梁文康傳後

文康居內閣十二年其功烈卓然可紀者何少也有明閣臣之制權歸首輔次者不得有所專故論相業者必

於首輔求之文康嘗爲首輔三年矣何亦少所表見也
吾初讀皇明通紀及霍韜黃佐所作文康傳見所載草
敕之事未嘗不歎其事之偉也後讀趙文肅楊公神道
碑及王元美所辨草敕之事又歸其事於楊文忠傳聞
異詞如此吾安所適從然欲竟屬之於文康吾亦有所
不信也諸家野史載文康子次摠因爭田事殺楊氏一
村二百餘人吾始不信後讀武宗實錄始信其誠然夫
身爲宰相而子不道至此既不能正子以法又不能引
罪求歸任臺諫之交章而安然不動何顏之厚也正德
之末四相同朝乃世宗卽位首罷其相余初亦疑之以
爲上方圖任舊人何罷之驟也後乃知諫官論列不爲
公論所容耳由此觀之文康之爲相賢耶否耶亦可以
決矣余觀國史本傳不置褒貶世之論文康者好之則
過於褒惡之則過於貶余亦何能定其爲人姑撮實錄
之所載與諫官之所劾者書於傳末庶可考而知焉若
陳建之通紀實文康之弟億所著故多譽兄之詞尤不
足信讀者毋爲耳食可也

讀劉宇傳

劉宇之以司馬遷冢宰也文吏納賄不如武弁之多遂頓足長歎恨不久居司馬此猶足見士大夫承弘治之後寵賂雖章尚未至於極濫觴也吾聞嚴嵩父子之初得政也以得貲百萬爲願斂之久而後滿數爲大宴以自慶後則數年而舉觴者再三矣蓋流極之勢固然無足怪雖然使其處今日則一歲之中亦可頻舉觴矣又何待於數年哉幸二兇之不處今日也

讀許論傳

嘗讀許恭襄九邊圖說未嘗不歎其討論之精綜理之

石園文集 卷五

九四明叢書

幼園刊本

善也以爲使其當事宜必有可觀者後邊疆多難論以此書故當寧遂以邊才目之凡巖疆要任多以相委宜其向所論著悉見之於行事矣乃左支右吾卒未有卓然可紀之功而其居本兵也委身嚴氏頗以溺職聞何其名實之相背與豈其所論著者固可言而不可行與蓋空言易而措施難大抵然也爲國用人者尙核其實而毋徒取其言

讀席書傳

異哉議禮諸君何心術之若一也席書以仇宋卿之故

於殺人爲盜之李鑑而欲釋之此與張桂之釋李福鑑
何異侍主之寵而恣肆橫行此小人無忌憚之爲耳書
素號清淳以博講學之名者何乃至是耶雖然非獨書
也陳洗之兇淫暴虐乃衣冠而盜賊權朝必欲雪而用
之此與書之釋李鑑又何異吾不意數人之心術竟如
一人也大禮之議本固不謬乃因此輩者遂欲盡反天
下之公論而事事與之立異吾常疑其初之所議不過
欲立異而然非眞能有所見也

讀國史何鼈傳

石園文集 卷五

十四明叢書

新刊明本

史於鼈之卒稱其清正直諫有古大臣風嗚呼何其謬
也肅清閒刑獄之冤者無如楊員外張司馬李中丞及
楊給事李冢宰乃皆鼈爲司寇時所定卽曰主之有人
何不聞一言爭執耶官至六卿卽獲譴而退有餘榮矣
可隨人輕重而不恤耶漢史極稱于定國之懷獄而越
蓋韓楊之死皆在其手後人不能無議今鼈安得獨寬
其責也鼈山陰人其父詔亦爲尙書余嘗問其鄉人言
詔生數子其後多讀書者惟鼈之子孫皆不慧張元忬
修越志於鼈亦無所稱許鄉人之言如此當可信不誣

孰謂古大臣而若是耶是時職邦禁者惟劉訥於王聯一獄稍能執奏其他如鄭曉之於楊順阮鶚黃光昇之於海瑞或出或入皆不免於骫法又寧獨一鼈也哉此趙綽徐弘敏所以彌令人思也

讀國史聶雙江歐陽南野傳

雙江南野同受學陽明之門世之論其學術者未有能置優劣者也乃國史於南野則極其褒於雙江則多所貶若是者何也吾謂國史之言皆是也直二公所處不同耳雙江當南北交訖之時身萃天下之責自正統己

已以來未有若是時之難爲者也而且以世宗爲之君嚴嵩爲之相動多掣肘謗卽隨之其得易言勝任哉若南野所處則雍容禮樂之場優游典制之府稍有文學知故實者足以任之矣曩令雙江而爲宗伯未必不如南野令南野而爲司馬亦豈能遠勝乎雙江哉任職有劇易而短長以見甚哉人之幸不幸也雖然雙江之爲司馬固有不滿人意者也

讀國史楊襄毅公傳

嘉靖之季大臣以身係天下之重輕者吾得二人焉前

惟翁襄敏

萬達

後則楊襄毅

博

而已翁公蚤死不得竟其

志楊公則數歷中外天下鉅任悉以投之隨施而效在
公可謂不負乎天子而天子亦可謂能用公之長矣然
甲子灤東之役非徐文貞調護卽不受汝襲之律亦不
免伯溫之譴矣公固適逢其幸哉獨怪以公之猷略與
天子之所以委任公者宜其建不世之勳爲天子釋南
北之憂乃卒未聞內修外攘有如向之忠肅公者何也
豈固時不同耶抑才有所限耶吾蓋觀前後之爲司馬
者而益歎忠肅爲本朝第一人也

百園文集

卷五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讀國史劉燾傳

自南北多難以來廟堂急知兵之士一時所用以禦盜
者往往卽昔日之盜如劉燾高捷尹耕雖發身科目其
初固盜首也耕爲兵備以贖貨而罷捷爲操江以避寇
而罷燾則南北疆場巨任靡所不歷廟堂雖知其貪黷
而卒不能舍也嗟乎士當承平之時宰相矜以文墨一
且有事遂使盜得志於天下亦可慨已夫天下方苦盜
而使盜得據吏民之上盜何由息哉願其人誠足以禦
盜用之亦何傷乃彼自爲盜則有餘爲國家禦盜竄不

足亦安賴夫若輩而用之雖然彼仕宦而爲盜者寧獨
繫等三人也吾又安從別三人之爲盜也

書霍韜傳後

嘉靖閒議禮之謬未有若霍韜方獻夫者也其附會張
璉而力主繼統之說已爲悖理至纂修大典申辨爲人
後之義遂詆及於師丹呂誨諸公而尤痛詆司馬君實
何狂悖之甚也世宗之入繼原與漢哀宋英不類故得
以不考孝宗爲辭乃因世宗不肯爲人後遂并爲人後
之文而欲去之何敢於背經畔聖肆無忌憚若是耶爲

石園文集

卷五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後之說豈漢宋諸賢之所創而哀帝英宗寧得不考
成仁二主哉恃君之寵而縱肆背戾朝端之議論固可
假主威而壓之矣天下萬世之公論彼亦欲盡抹之乎
甚哉小人器量之淺也人主略假以恩寵遂人人咆哮
跳踉若獠犬之狂噬而霍韜有期之喪至自比古諸侯
不服期之義公然犯天下之名義而不恤猶自謂已知
禮已知學嗚呼其所讀者何禮所講者何學哉誠吾所
痛心疾首者也

書討安南詔書後

嘉靖閒安南之役是豈不可已者哉幸我師未出彼先
納款故天下猶未大被其害不然東南數百萬之赤子
其死於轉輸戰鬥者可勝言哉時惟潘公珍唐公崑潘
公且嘗以疏諫其他三事大臣率視君意爲可否而司
馬毛伯溫者從褒經之中起而身任其事彼將求不世
之大功耶恐未可倖也以章皇帝之賢一時謀臣猛士
之盛正當國勢方強之時已得之交趾猶且委而棄之
則當嘉靖之世而欲勞師萬里以倖不可知之功豈可
得哉我觀世宗當日原非有意必討也故屢發屢止使
且有舉朝婦人之歎哉

書陸給事

傳

士禘史

次

劾胡宗憲二疏

國史無宗憲傳故題疏後

宗憲之爲害於吾浙也可勝言哉自借軍興之名行提
編加派之法而民之苦賦甚於苦賊宗憲以廢之民閒
者半奉權要之歡半供聲色之欲故盜賊雖衰加派不
止而民之苦宗憲更甚於苦賊當世之人第見其有不

寇之功而真以爲豪傑之士也亦以惑矣吾嘗考其生平始也締趙文華爲石交而因以進用繼也結羅龍文爲死友以藉其彌縫陷張經而攘其功傾李天寵以奪之位此其罪狀之顯著者恐廟堂之疑我而當世之士或不我恕也於是獻祥瑞以固主眷輦金錢以酬相恩而又以其餘瀝陷天下失職之名士故當塗者旣飽其欲而莫發其奸握槩者亦感其私而爲之稱功頌德播於詩文以塗人之耳目上下交歡自以爲術之工矣豈知有不畏強禦如二公者以繩其後哉吾嘗聞諸禾人

自提編法行加派於禾郡者畝幾一金至今言之猶有餘恨卽一郡而他郡可知矣使宗憲不去吾浙人其尙有皮骨耶則二公之有德於吾浙誠不可忘也若夫曷寇之滅雖見以爲有功然連地五省歷時八年徵數十萬之兵糜數千萬之餉又合諸文武將帥之力而僅克勝之亦云微矣其尙以爲不世之功哉凡宗憲之罪狀其載於二疏散見於國史及王元美所紀者吾不具論論其害於吾浙者如此若自擬詔旨以投世蕃尤罪之不容誅者其死於詔獄豈不幸哉

書國史唐應德傳後

初讀國史唐公傳曰此忌者之口也不足辨置之已而念公賢者受誣至此安可不爲之辨公抱負長才林居不試覩鄉邦之塗炭思起而救之適會趙文華薦朝廷有夏官郎之授遂以應命其出處如此乃傳謂公以策干文華因以得進吾觀公文集有卻趙侍郎餽遺一書彼於匪人交際猶且卻絕安肯以策干之文華之薦亦由自知其才欲以博薦賢之名耳豈公干之而後薦耶若以文華之薦爲公累時與公同薦者尙有胡松周相翁大立李文進秦鳴夏五人惟鳴夏赴官道死餘皆至顯官議者未嘗以文華故責此五人何獨以此爲公累也史於胡公傳備詳其善狀而不言文華之薦獨於公之傳言之不置同出一史而筆削如此豈非有挾而然耶傳又謂公初欲獵奇致聲譽屏居十餘年上方摧抑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屢薦終不見用夫公以弱冠登上第一時文名籍甚恐名浮於實故力敦澗然之學雖詩文亦鄙而不爲何嘗無聲譽而須獵奇以致耶其不見用乃當路者不悅上何嘗有意摧抑之而公亦豈浮名

無實者耶又謂公初罷居力爲矯亢之行非其人不交
非其道不取天下士靡然慕之既久之不用晚乃由文
華以進夫天下固有非人不交非道不取者而肯變節
以希進耶何其量天下士之薄也其謂此言不過謂公
欲得官耳公誠欲得官其初嘗兩爲翰林何不優游文
史之地馴致通顯而乃至屢得屢失耶始棄翰苑之華
階而晚求部曹之冗職亦大非人情矣至謂公以邊才
自詭旣假以致身遂不自量欲以武功見盡暴其短爲
天下笑夫公於戊午冬始以郎官視師至己未開府淮
揚僅六月而卒其初則權輕不足以集事其繼則受任
日淺故不能大有所展布然公兩以病軀揚帆海外巡
歷而歸諸將凜凜悚息軍容爲之一振屢有斬馘功三
受金綺之賜一時勞臣宜無如公者志雖未竟天下皆
歎其忠何短之暴而又何人笑之使當時任事者而盡
如公何至若是之糜爛以公之勞勩而猶責之如此又
何以責他人甚哉忌者之口可畏也蓋覩鄉邦之塗炭
而思救之者其本志也不得竟其志者限於年也奈何
欲沒其生平而詆誣至是哉蓋世宗實錄悉出張居正

之手彼於禮學諸儒無所不訾毀而公其尤甚者也然
吾觀國史前後諸傳其褒貶不過數語獨公此傳一事
而言之再三彼將以是深章其醜不知適足自形其爲
忌耳自古史官挾私以枉人者何限吾於公獨深有感
也故爲之辯

題彈園雜志後

甚哉伍袁萃之妄也其雜志所載大要爲辛亥京察一
事耳辛亥之役孫公丕揚爲冢宰凡小人之號爲宣黨
崑黨者斥之殆盡而王紹徽喬應甲亦在其中紹徽素

百園文集 卷五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清譽應甲嘗劾李三才袁萃深惡三才凡劾三才者
皆稱之爲豪傑故爲二人不平於察典旣竣小人之擊
孫公者極其褒美而君子之持正議者痛加詆毀自以
爲春秋之筆矣迨魏忠賢一出向之褒美者無不失身
喪節如徐兆魁邵輔忠徐紹吉劉廷元及紹徽應甲後皆入逆案而其所詆毀者獨
能保其身名於是袁萃之論不攻而自敗使其目覩魏
賊之禍何待他人之毀其書當自毀之恐後矣甚哉立
言之不可易也袁萃之爲此志豈有意於仇君子庇小
人惟所見一偏遂以至此然則君子之欲立言者可自

逞其胸臆哉

跋駁漫錄評正

始伍袁萃爲林居漫錄而賀燦然駁之曰漫錄評正袁萃又取評正駁之曰駁漫錄評正已而燦然復取袁萃之所駁者駁之曰駁駁漫錄評正皆爲之刊布焉事起於袁萃之譏燦然而燦然爲之報復耳吾謂袁萃之乖僻其持論固未必盡當而燦然之挾忿詆訐亦不足爲定論也蓋萬曆乙巳之春少宰楊公時喬總憲溫公純主京察於臺省之爲權門效力者多所貶黜相臣欲畱之察疏久入而不一時諫者反爲譴降燦然以銓部郎繼言之亦遭罷黜察疏乃下燦然方以此舉爲名高袁萃於漫錄中謂其疏旣攻被察者不當復攻主察者譏其承相臣風旨於是二人之隙遂不可解而彼此訐發幾如兩造之訟夫燦然心術固不可知然彼旣建言被黜亦可稍恕乃袁萃必欲攻發其陰私以章己之直筆不亦過甚已哉夫德非聖人職非史官好著書以褒貶當世之公卿大夫縱使褒貶悉當亦不免當世之忌況其所褒貶者原未必盡當乎宜其爲人所詬厲也然

則爲燦然者固失之於逞憤而爲袁萃者亦無輕於著書哉

題從吾錄後

從吾錄者匪人吳玄之所輯也凡萬曆中小人攻君子之疏無所不載末復爲說以揚之而當世君子多爲其所培擊焉當神宗之季羣工水火蒼素混淆然而邪正之際固不難辨也玄身在事外何仇於君子而顛倒若是豈有所不容已耶呈身醜類獻媚當塗所得幾何而甘心爲此吾不能爲之解矣雖然世之身在事外而顛

石園文集 卷五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倒黑白呈身獻媚者又寧獨一玄哉玄武進人其父中正奪情廷杖削籍爲清流所宗其兄亮官御史入東林亦爲清流所許玄乃背父兄附邪黨公然爲名教之罪人眞小人無忌憚之尤者

跋先世救命後

曩高皇帝錫我始祖之命曰萬諱起事之初與於定遠始克滁城卽宣其武和陽之捷功益懋焉誥詞褒許如此則是先將軍之與高皇帝實同起於山澤者也與徐湯諸公結布衣昆弟之歡者何異守滁十數年淮西盡失滁獨無恙與耿吳二侯守長興江陰者何異後且從

克建寧殞身沙漠功烈章章如是縱不得與建方面之勳者世守帶礪使得生列環衛而歿膺封爵亦其宜也乃身止武略之階至我二世祖積功始得晉秩明威延賞於世小臣卽不敢望而帝所以酬之者何其薄也後讀國史見開國三等之封凡六十有四人而延及後嗣者僅魏國黔國武定三人至肅皇帝繼絕始續懷遠靈璧定遠臨淮四侯暨誠意伯而八則又未嘗不訝然歎曰我祖之薄取於國者正天之所以厚報夫萬氏也曩令我祖得膺茅土未必不與馮廖諸公同爲阜隸亦安能世世蒙澤至三百祀之久哉乃知向之六十餘國未必盡幸而四伯九十衛諸臣未必盡不幸也天道薄取而厚償以是觀之益信

跋家乘外集羣公手札後

夏日無事與六兄充宗閱家藏羣公手札見有冢宰汪鉉與高王父中丞喬應甲與王父二書同曰是小人之尤也曷斥之充宗曰然已而充宗整家乘錄羣公手札於外集中遂棄二札不錄愚於是益歎奸徒之不容倖免而小人之爲人唾罵無已時也方二人貽書於我一

巡撫南贛一巡按淮揚其罪狀猶未甚敗露也然君子
醜其末去之唯恐不亟其他若趙莊靖若鄒文莊雖片
紙而不遺若文徵仲若王雅宜雖布衣而必錄家乘之
中而寓春秋之法焉何其嚴也異時吾子孫觀此尙爲
集中之所載者不爲集中之所棄者庶幾不墜吾祖之
教而亦充宗所以採輯之意也嗚呼人其可不自立哉

書丙子鄉試錄後

崇禎丙子科浙江鄉試舉者凡九十七人而吾邑得其
八嗣舉進士者凡四八人之中錢公希聲以監國大學
士從亡海外克追陸丞相張樞密於鯨波閒周公惟一
解順德之綬披衲入山長往不顧有壁立萬仞之概謝
公宣子服官行人遭甲申北都之變受刑而死亦不失
節董公天鑑暨先君子卻公車之徵坎壈窮餓沒齒不
悔其無聞者僅三焉夫一邑之中一科之士而得全節
者五人何其盛也余因是歷考前此數科及後此兩科
皆無如是科之盛卽是科之中其他十郡七十四邑亦
無如吾邑之盛又何奇也嗚呼得士如此使得高步昌
辰當必有所表見乃遭逢歲寒各守彭咸之遺則不以

勲業著而以節義聞是雖甚盛亦何其不幸哉此又非
予所知也

石園文集

卷五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石園文集卷五

石園文集卷六

清蘄 萬斯同季野著

文

隸書考一

自蒼頡作古文史籀易之以大篆李斯趙高胡毋敬又變爲小篆文字漸趨于簡矣至程邈爲隸書其法益簡初但行之于官府赴急疾之用後遂通行天下迄于今不廢卽所謂楷書是也以其出于徒隸而言謂之隸書以其形體方正而言謂之楷書非有二也或者曰隸與楷本二物也安得混而一之曰此非予之言古人之言也一徵之庾肩吾書品肩吾梁人其言曰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程邈所作今時正書是也此可證者一一徵之韓毅大覺寺碑毅東魏人其碑陰所書實楷書也而毅自題爲隸書此可證者二一徵之張懷瓘書斷懷瓘唐人其言曰隸本謂之楷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此可證者三一徵之封演聞見錄演亦唐人言顏魯公蒼頡海鏡原三百六十卷先起說文爲篆字次作今文隸字謂之今文可知隸卽楷也此可證者四其他更有可證者

褚先生之補三王世家也謂求太史公所撰世家不能得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是真草二體漢武前已有之矣草又本于真草既在武帝之前則楷更在其前可知矣考秦之末迄漢武之初僅六十載草已大行于時且用之于詔書則楷之大行益久矣謂不出于秦世乎衛恆之撰四體書勢也但言古文篆隸草而不及楷以隸卽楷也張懷瓘之撰十體書斷也歷陳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行草章草飛白而不及楷亦以隸卽楷也昔人稱王右軍謂兼善篆籀八分隸行草章草八體而不及楷亦以隸卽楷也不然右軍豈不善楷書者乎卽晉書王獻之傳但言善草隸而不及楷亦以隸卽楷也不然獻之豈不善楷書者乎試觀前史其稱善書者後漢十人三國九人晉書二十三人宋齊梁陳四朝六十人後魏北齊後周隋四朝二十八人唐五十人皆言善隸書或言善篆隸善隸草而言善楷書者絕少則以隸卽楷也惟晉書李式李充南史蕭確王僧孺北史趙文深唐書褚遂良諸傳並言善楷隸北史竇遵傳言善楷篆唐書裴休傳言善楷書而已夫楷與隸並言

固以楷隸爲一體非分二體也諸史之言明白可據如此奈何分楷隸爲二體哉蓋唐以前人皆知楷之卽隸無待於言卽言之必不謬至宋而其說混矣趙德夫金石錄謂始於歐陽文忠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自是隸與楷爲二愚考宋史稱善書者六十五人亦皆不言善楷法惟一杜衍稱其善正書豈宋時諸公皆不知楷書乎今諸公遺墨具在何楷書之多也然則趙氏之言良爲可信文忠之分楷隸爲二眞無識之至也或者曰楷隸旣爲一矣然則今之隸書將何名乎曰此正古之

八分也八分得小篆之二得隸之八故謂之八分八分固近乎隸而實非隸也趙德夫有言曰自歐陽公爲此說有一士人力主之余出漢碑數本問之何者爲隸何者爲八分其人不能辨也由此言之今之所謂隸古之所謂八分也今之所謂楷古之所謂隸也

隸書考二

自歐陽公分楷隸爲二學者多惑之至徽宗撰宣和書譜竟劃然分爲二體其說益支離所稱古今善隸者止韓擇木一人夫擇木以八分著孰不知之乃獨稱其善

隸則誤以八分爲隸故也且前史稱善隸者多至二三百人皆班班可考今獨稱擇木一人豈十七史所言皆未嘗寓目耶此書雖出徽宗必蔡京所撰其不學無識一至於此至洪适著隸釋亦苟且因之自是人益不能辨而元人吾衍秦隸之說尤屬不經總由不知楷之卽隸而以八分爲隸是以若此紛紛也晉衛恆作隸書勢曰或砥平繩直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必楷書乃有此狀言之於篆籀則戾矣獨言上谷王次仲始爲楷法則可疑以次仲爲秦人耶則與程邈爲同時或

共爲隸體有之以次仲爲後漢人耶則隸已行之二百餘年何待於次仲王愔蕭子良張懷瓘以八分爲次仲所作則得之矣然諸家以次仲爲羽人秦皇遣使捕之化二大鳥飛去其說荒誕不可信愔及子良皆稱後漢人則是先有隸而後有八分八分固生於隸也乃張懷瓘書斷謂八分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何其言之顛倒乎彼蓋以次仲爲秦人謂先有八分而後有隸故其言曰八分者秦羽人王次仲所作也謂八分出次仲則採王蕭二氏之言謂次仲爲羽人又採神仙家之

言何其中無定見哉原懷瓘之意必欲謂八分先而隸書後故錯亂至此不足信也至書譜之敘正書謂王次仲始散隸體爲楷法其言似是而非不知次仲所作實八分也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謂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是以八分生於篆而不知實生於隸也然其體得小篆之二隸之八卽謂生於小篆亦可若蔡邕所作實惟飛白少陵之意似以八分爲邕所作斯不然矣

隸書考三

石園文集

卷六

五

四明藏書

約同刊本

隸與小篆同出暴秦乃傳二三百年隸大行而篆漸廢其故何也考程邈始作字止三千漢制學童能諷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則隸文不足必兼諷小篆可知然李斯所撰蒼頡篇不過七章趙高爰歷篇六章胡毋敬博學篇七章漢興里師合三家爲一總名之曰蒼頡篇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則統計三家所作亦止三千三百文并隸書不足九千之數則必兼諷大篆可知觀兩漢書所載漢元帝嚴延年北海王睦樂城王黨左姬並善史書釋者謂史籀所作故曰史書則兩漢猶

行大篆學童所諷必兼用大小二篆及隸書以足九千之數不然安得九千之字而諷之獨怪爾時既兼行二篆何故久而漸廢蓋自李斯三人造書後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李長作元尚篇猶小篆也其字亦鮮增益至揚雄作訓纂篇多至八十九章班固又續十三章而字體益備矣和帝時賈魴更作滂喜篇乃以漢所名蒼頡篇爲蒼頡上篇以揚雄班固所作爲蒼頡中篇以己所作爲蒼頡下篇總名之曰三蒼而以隸體寫之自是文字大備隸體益大

行而大小二篆漸不見用於世矣今考許氏說文小篆至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兼採三蒼之故也許氏去賈魴不遠已患俗儒僞撰急爲說文一書以存小篆之迹則當時之盛行隸書可知也大抵古今之變皆由繁而之簡古文之變而爲大篆也大篆之變而爲小篆也小篆之變而爲隸也皆由繁而之簡也至於隸而無可變矣他若八分飛白行草雖皆因隸而變然形體不端不可通行於天下此隸所以永久而不廢也乃世率謂小篆李斯作不知合趙高胡毋敬而始成又止三千三百至

揚雄班固賈魴而始備然則今所傳小篆豈僅李斯一人之迹哉或問曰隸書出程邈信矣乃章懷太子註後漢書謂隸書程邈所獻似先有其書邈特獻之於朝非創始也信乎曰酈道元水經注言近有發臨淄齊胡公冢者見其柩上之字與隸書同夫胡公爲太公六世孫當周穆王之世是未有大篆之先已有隸書矣又法苑珠林言願野王周訪字原出沒不定其玉篇序云有閔春申君墓其銘文皆是隸字春申是六國時人隸則非吞井之曰也是一說者雖未可全信要之隸必非程邈所能創或古有其體邈特增損而獻之故始皇悅而用之耳不然以李斯之兇邪強悍方當權用事創爲小篆肯使一囚徒攘臂而抗其制作哉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立隸文則章懷之言有徵矣厥後古籀皆廢而此體獨行實有勝於古人者不可以其後起且出於徒隸而輕之也

石鼓文辨一

石鼓詩十章世言周宣王所刻然歷千數百年至唐初始出則人不能無疑歐陽公集古錄設爲三疑允稱卓

識而後人反排之馬定國直指爲西魏所建尤爲有據
眾以其曾仕劉豫也排之益力然元劉本仁明焦竑仍
犯眾議而駁之豈好爲立異若楊慎則篤好此文亦以
其書類小篆疑出于秦近世顧炎武獨以詩詞淺近不
類二雅而斥之爲僞快哉斯言石鼓自是有定論矣或
者曰諸家論此鼓者皆謂宣王中興大會諸侯蒐于岐
陽而講武故從臣作詩而其書則史籀大篆也自唐迄
明稱之者無慮百十家豈可以五六人之說而廢百十
家之論乎曰事而真卽一二人亦足信果非真卽百十

人亦可疑此論真僞不論眾寡也諸家稱宣王本無據
不過以我車旣攻我馬旣同數語類小雅車攻之詩故
指之爲宣王爾吾正以襲用小雅疑其爲僞而人顧信
爲真乎夫宣王中興旣會諸侯講武事矣何故有此舉
旣有車攻吉日諸篇被之管絃藏之太史矣何故復作
此詩且周之諸侯悉在豐鎬之東則行朝會當在東都
不當在岐陽昔周公以洛邑天下之中特營東都爲朝
會諸侯之所寧有舍此不會乃遠會于岐陽此事理之
必無者諸儒但羨書法之美全不顧事理之有無真無

識之至也或者曰石鼓非周宣所爲當出何王之世曰
馬定國言之矣西魏大統十一年嘗西狩岐陽其君則
文帝寶炬其相則宇文黑獺其撰文則尙書蘇綽輩也
黑獺患文章浮靡令綽作大誥綽多用尙書成語黑獺
頌之國中以爲式當時文人悉效其體夫文效尙書則
詩必效二雅今石鼓詩首用我車旣攻二語其他勦襲
者不一而足卽非蘇綽所爲亦出其僂輩之筆藉令周
人爲之寧肯勦襲如此卽令後代文人爲之又寧肯勦
襲如此此出魏人之手何疑今考二雅詩其篇章最長
者無過賓之初筵一篇然不過十四句而已未有多至
十八句若此詩之冗長者也其文多不可辨就其可辨
者言之如我車旣攻二句之下卽繼之曰我車旣好我
馬旣駘君子員員邁邁員游麀鹿速速君子之求斯其
文義安在乎而謂史籀尹吉甫諸人爲之乎東坡石鼓
歌我車旣攻馬亦同其魚維鱣貫之柳自註曰詩惟我
車旣攻我馬旣同其魚維何維鱣及鯉何以貫之維楊
及柳六句可讀餘皆不可通今諸本爲後人增飾詩多
可讀然詞句繁複意義淺陋無一章可列二雅昌黎以

孔子編詩不收入至詆之爲陋儒不亦異乎或者曰鼓
旣立于西魏則去唐未遠何以蘇勛李嗣真杜甫張懷
瓘寶蒙寶泉徐浩李吉甫諸人皆指爲宣王所建曰考
大統十一年乙丑至唐武德元年戊寅已閱七十四年
勛等耳目不相及而其時故老已無在者宜其不能知
且事出偏方羈國非若車攻吉日諸詩照耀今古則諸
人之不知也固不足怪且蘇勛與褚亮同在瀛洲學士
之列褚遂良則亮之子也元和郡縣志謂勛嘗紀其事
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此說尤可疑夫虞歐與勛同列

述其言可也遂良爲後進子行何故藉其言爲重況當
時能書者甚多如房喬楊思道竇璡錢毅殷令名輩昔
皆稱其善書勛何故不言而反稱後進之遂良則以房
楊諸人書法後日不傳而遂良名最顯故特假之以此
知斯言非出于勛實後人僞託也或者曰若此鼓果僞
嗣真輩皆精于書法者何爲力許之曰史猶大篆世無
傳者止此文類大篆諸人愛大篆故其稱之而不察其
眞僞所謂愛而忘其惡也或者曰歐陽永叔旣設三疑
末言字非史猶不能作則此書爲大篆可信何故并疑

之曰大篆後世不傳永叔亦未識其真偽不過因唐人
之言而譽之豈真以石鼓爲周物哉況此文原非大篆
馬定國以字畫考之斷其非史籀所作鄭樵愛其文爲
之音釋亦以爲類小篆卽陳傅良翟耆年熊明來宋濂
亦以不類大篆而疑之則不但事非周宣之事文亦非
史籀之文矣或者曰此非獨唐人稱爲大篆宋人若周
越梅堯臣蔡襄蘇轍黃廷堅秦觀張耒趙明誠黃伯思
董道薛尚功胡世將洪适王厚之楊文昺程大昌施宿
章樵輩莫不詳辨而極譽之而元明之稱述者尤眾豈

皆不識大篆者曰諸人何嘗不識但不過贊其字之奇
古何曾有一人辨宣王蒐狩之有無者獨一馬定國作
辨萬餘言史稱其出入傳紀引據甚明其文必有可採
惜湮沒不傳其人則仕劉豫爲學士以故爲人所輕不
知君子不以人廢言願其言當否何如爾安得以人故
輕之乃若諸公以其字之奇古而堅執爲史籀所書且
謂西魏後周安得有善篆籀之人則亦不然偶見大篆
便以爲史籀之迹則見汲冢古文可譽爲蒼頡之迹耶
嘗讀周書樊深傳言其通蒼雅篆籀之學安知非卽探

所書縱使非深安知當時無工篆籀者此固不得而誣之也雖然此猶爲書法言之也若其文章則未有攻之者獨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謂石鼓文皆淺近不及車攻吉日之閔深馬定國楊慎疑其字不類大篆子獨以其詩不可儕于二雅而疑之此誠千古卓識度越前人萬萬矣若程大昌因左傳有岐陽之蒐一語遂執爲成王事尤爲可笑成王時安得有太篆乃沾沾自喜若以爲獨得之見不知董道已言之而左傳亦非祕書也他如韋應物謂爲文王事鄭樵謂爲秦始皇以前事皆爲臆說又安足辨哉

石鼓文辨二

子旣作石鼓文辨或詰之曰子力言石鼓出西魏更有證據乎曰有宣王之狩甫田也但登獸而不取魚蓋狩則因以講武而漁非天子所有事也今石鼓第二章盛言取魚之事豈宣王中興之急務乎惟周太祖則有之史言太祖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與蘇綽談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是其證也然亦燕閒無事之時偶一行之豈有宣王圖中興之業乃大會諸侯而取魚

爲樂哉卽宣王治兵習武亦當于近都之地岐陽去鎬
京甚遠而其詩有汧也沔沔之語則益遠矣曾有會諸
侯不于洛邑而遠至汧岐之境者哉惟西魏君臣本皆
鮮卑之種射獵行圍乃其天性雖遠狩汧岐亦不足怪
如謂宣王而亦爲之則一日之閒旣登獸又取魚亦大
盤遊無度而諸侯之從王子狩者不將有貳志乎夫春
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事此固先王之制
然未有率天下諸侯而從事于網罟者也魯隱公欲觀
魚于棠臧僖伯猶諫之宣王之時方叔召虎尹吉甫仲
山甫南仲申甫諸人咸在王卽欲爲之諸人獨不能止
之乎固知宣王必無是事也或者曰西魏後周之時狩
于岐陽者屢矣何以知爲大統十一年曰時蘇綽方爲
度支尙書此文必出綽之手踰年而綽卽卒故知爲十
一年也曰當時善書者悉在江左朔土無聞焉今鼓文
若是其美豈西魏人所能曰安知西魏無人史言趙文
淵善書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淵與黎景熙沈遐等依
說文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而樊深亦善
篆籀之學孰謂西魏無人乎且鼓文多奇形異狀雖經

辭尙功鄭樵王厚之施宿章樵楊文昇潘迪首釋終不可曉由魏周之世學者喜造新字故此文亦多以意爲之昔江式上表於魏宣武謂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繆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誇辨之士又以意說炫惑當時顏之推家訓曰梁自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草能旁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爾後文籍略不可觀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崑輒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

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由此言之妄造僞字莫甚於魏周之時今鼓文奇怪之字旣非科斗又非大篆小篆謂非魏周人所造而誰造乎至其詩詞冗猥更不可言如小雅車攻篇八章章止四句吉日篇四章章止六句禘禘皇皇已若百十言之多今鼓文不過陳田漁之事耳何須十章章又何須十六句至十八句此豈周宣之臣所爲乎而謂非出後魏人手乎其文固磨滅不可讀亦有全章可讀者其二章曰汧也沔沔丞被淖淵纓鯉處之君子漁之攜攜又

同黨其游散散帛魚鱗鱗其菹氏鮮黃帛其鱗又鱗又
錦其胡孔庶鸞之龜龜望望趨趨其魚佳雜可同佳鱗

佳鯉可以貫之佳楊及柳其文詞之不通如此猶謂尹

吉甫爲之乎薛尚功之言且周之鍾鼎古器未有不極工緻

者豈有天子大蒐作詩紀事而以頑石爲之惟魏僻處
西陲無從得佳石故就地之所有而刻詩其上其規制
之苟且鄙陋正可想見其君臣不學無術不觀先王之
制度妄意爲之以遺笑于後世而人顧羨其美哉諸家
之稱宣王者固多要一二人倡之眾遂從而和之原非

有卓然之見核其事之虛實也馬定國之辨既不傳歐

陽翟齊年劉仁焦諸人之論亦不暢予故排眾說而力

駁之如此若夫楊慎既辨其真又指其僞詭言得蘇文
忠舊本妄加增飾此又不足與辨矣

書韓昌黎石鼓歌後

岐陽石鼓本名獵碣不過紀田獵之事未嘗朝會諸侯
治兵講武若周宣王之所爲乃韓昌黎張大之謂大開
明堂受朝賀諸侯劍珮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
禽獸皆遮羅今其詩曾有是乎又曰鐫功勒成告萬世

鑿石作鼓墮嵯峨夫刻石頌德秦皇呂政之事而俊臣
李斯所爲文也謂宣王君臣爲之乎更可異者曰陋儒
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夫編詩者孔聖人也可
詆之爲陋儒乎旋自覺其非卽繼之曰孔子西行不到
秦倚墟星宿遺彘娥若自解陋儒非詆聖人然以二雅
比星宿以石鼓詩比日月猶是陋儒之意也不意昌黎
之賢而非毀聖人至此予誠不知其何心今石鼓詩具
在曾有一章可入二雅乎夫詩不論長短要在詞意之
深醇今以二雅無長篇遂詆爲褊迫以石鼓詩意複語

重章句穴沓而稱其勝二雅恐通人之論詩不當如是
也且昌黎惡世人之毀李杜者笑之爲蚍蜉是也夫李
杜不可毀二雅顧可毀乎其所以笑世人者恐後人還
以笑昌黎也旣又曰聖恩若許畱太學諸生講解得切
磋夫昌黎卽不見其石實曾見其詩矣其詩有何意義
欲令諸生講解昌黎曾官太學若欲諸生切磋正不在
此鼓也昌黎文章爲百世師而此未免失言子故特爲
之辨

案漢靈帝光和六年癸亥至魏廢帝正始元年庚申止五十八年石經應未毀魏人何故復刻豈董卓焚洛陽宮殿太學亦被焚并石經延及耶不然漢石經出中郎之手後人必無能及使其間一無所損魏人必不重立則其殘闕可知然五六十年之間何以遂致殘缺則必遭董卓之禍無疑也觀陸機洛陽記石經凡四十六碑毀者至二十有九此未經遷鄴之前已如此非遷鄴而沒于水也考獻帝西遷之後至陸機作記之前洛陽無大兵革其遭董卓之禍益可知獨恨陳壽魏志無一語言及而衛恆江式亦語焉不詳後人無由知其故爾乃衛江二人明言魏立三字石經而隋書經籍志及黃伯思董道諸家則言魏立一字石經何相背之甚也然一字石經唐時尙存七經三十四卷則作志者必不妄言不知何以三字之外復有一字經黃伯思謂是鴻都一字石經夫漢石立于太學不在鴻都若鴻都別立石經是有二石經矣漢書何以不言愚意石經必三體分書當高歡遷鄴時其二必沈于水其一體幸存者乃魏之所立故作隋志者遂據此爲言爾

跋漢魏石經二

案後漢書儒林傳及洛陽伽藍記並言漢立三字石經
晉書衛恆傳後魏書江式傳及酈道元水經注其言魏
石經亦是兩朝石刻皆用古文篆隸三體無可疑矣
乃隋書經籍志黃伯思東觀餘論董道廣川書跋謂漢
用三體魏止一體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則謂魏用
三體漢止一體而詆後漢書爲誤兩說矛盾如此將安
適從愚謂儒林傳所言必不誣卽楊銜之衛恆江式酈
道元皆得之目睹豈有舛謬銜之之言曰漢石經二十

五碑表裏刻之作篆科斗隸三種字皆蔡邕之筆儒林
傳不言表裏皆刻賴此始知之其非妄言可知矣恆之
言曰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
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既有科斗則有篆隸可知
矣當是時漢碑雖多殘毀而魏碑一無所損諸儒生長
洛陽觀覽已非一日安得反譏其誤由黃董趙洪諸子
止見殘缺之餘未獲見其全文故各持一說而不相合
夫生數百年之後遙度數百年以前之事不若目睹之
真衛江諸公皆出于目睹惟宋以後文人未見真刻但

考索於殘碑搨本曰此漢也此魏也不得其實而以意
度之故有此紛紜之論其在於今石經遺字士大夫家
多有之莫不誇爲中郎真迹豈知宋之中世胡宗愈刻
之於成都洪适刻之於會稽得之者何嘗不視爲異寶
而不知非其真也然則後人之疑漢疑魏豈若前人口
嗜之可據哉

書詛楚文後

詛楚文有三皆秦惠文王詛楚懷王之詞也其石至宋
仁宗時始出歐陽永叔集古錄趙德甫金石錄並載之

石園文集

卷六

十九

四期

約園刊本

而不疑其僞蘇子瞻鳳翔八觀亦述其事而張芸叟黃
魯直至爲之訓釋南渡後董彥遠王順伯亦極稱之獨
元人吾子行以先秦古器較其篆文全不相類始斥其
僞愚竊以當時事理論之而見其可疑者大略有十夫
秦至惠文時勢已強大燕齊韓魏趙莫敢與抗區區一
楚何足深畏乃惴惴喪亡是懼徧走羣望以詛之此可
疑一也敵國兵加惟當擇將帥選車徒具糗糧決勝原
野豈有所告鬼神呪其自斃之理此卽弱小之國所不
爲而謂虎狼之秦爲之乎此可疑二也鄰邦盟誓原不

足信春秋時已有朝盟而夕背者況十八世之久乎楚
卽背之亦不足爲罪柰何以此告於神此可疑三也卽
欲告神當求諸近楚之地今考大沈久湫巫咸亞駝諸
神皆去楚甚遠告之何益此可疑四也久湫註家謂卽
漢安定朝那湫固秦地也巫咸在今解州鹽池西南則
是魏河東地秦安得有之亞駝謂卽漳沱已近于臆度
卽使實然亦非秦地秦何故告之此可疑五也諸家考
楚成王十八世乃是懷王懷王名熊槐不名熊相秦欲
詛楚豈有不知其君之名而妄稱之者乎此可疑六也
敵國交兵而詛之于鬼已同兒戲何故又勒之於石此
適足章己之醜貽鄰邦之笑吾知秦人必不爲此可疑
七也秦楚皆無禮義之國必無十七世相好無尤至懷
王而始背盟之事由作僞者胸無所知故妄引穆公之
事爲口實此可疑八也秦自孝公以來無歲不與東諸
侯爲難未聞諸邦有詛秦之文儻尤而效之秦將滅亡
無日矣其可以是聞于鄰國乎此可疑九也昔商鞅之
虜公子卬及張儀之詐商於地皆市井無賴所不爲而
秦曾不以爲恥已則無恥而責人背十八世之盟必非

人情此可疑十也然此猶以事理斷之耳若就其石辨之更有不可信者周宣王石鼓文歷千五百年始出後人多疑之此文年世不減于石鼓何以至宋時始出此一不可信石鼓之出其文多磨滅此則字字若新一無損失此二不可信先秦之文率雄深簡奧此則言皆平易其曰內之則暴虐不辜中之則冒改久心諸語尤非先秦文法此三不可信惠文之時未有小篆當用籀文此則多用李斯體其出後人無疑此四不可信兩國盟會當在接壤之處今言先君穆公及楚成王親卽大沈久湫而質焉其誣妄可知此五不可信石鼓出於唐初猶曰晉愍之後周靜之前其地不隸中國表章無人此則歷隋唐三四百載文人至多何故無一人語及此六不可信合此數端而此石之僞顯然矣猶怪歐陽公能疑石鼓之僞而反信此文之真王順伯欲證石鼓之真而竟忘此文之僞皆文人之有所蔽者吾氏雖識其僞而語焉不詳猶未足奪諸人之氣子故辨之如此

書史記三王世家後

案張懷瓘十體書斷謂梁武帝作草書狀稱蔡邕云秦

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
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是謂草書亦起於秦
矣夫秦之篆隸作於既并六國之後茲謂諸侯爭長乃
作赴急之書豈草書反在篆隸之前乎中郎通儒知其
必不爲是語懷瓘雖疑而辨之不精又引梁武之言他木
作袁其先出自杜氏以張爲祖以衛爲父杜謂杜度也
夫草既始于秦何云出自杜氏其言顛倒無一可者晉
衛恆作四體書勢謂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其
疑之是也至懷瓘則直謂張伯英所造夫伯英特工於

石園文集 卷六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草爾其先若杜度崔瑗父子以草擅名者甚眾安得謂
造於伯英懷瓘精書學未免失言然草書何昉乎漢北
海王睦善史書得疾明帝驛馬令作書尺牘十首是東
漢初已有之矣然不始于東漢也元帝時黃門令史游
作急就章王愔云游解散隸體籀書之漢俗簡惰漸以
行世是元帝時已有之矣然又不始于元帝也褚少孫
補武帝子三王世家謂求太史公世家不可得謹論次
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是武帝時已有之矣武帝時有
之則創始者皆在其前不知出於何王之世衛恆言漢

興而有草書其出於西漢初無疑然必先有楷而後有草草者楷之變也古人多言隸卽楷意者程邈造隸之後草書卽繼此而出乎今不能確知爲何時而其在武帝之前則有褚少孫之言可據姑識其後以質於知書者焉

書鍾繇薦季直表後

案元常此帖書法固絕倫然歷千數百年至元世而始出則人不能無疑王元美于此帖凡三跋其爲己之所購則力辨其眞爲他人之所刻則力駁爲僞二說將何

古圖文集

卷六

三四明樓清

約園刊本

從愚考魏志繇本傳獻帝東還之歲繇已拜尙書僕射封東武亭侯至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封魏王始由大理遷相國越三年坐事免明年曹丕襲王位復爲大理及篡帝位改廷尉封崇高鄉侯黃初四年八月代賈詡爲太尉改平陽鄉侯明帝卽位進封定陵侯尋拜太傅太和四年四月卒諡成是繇未嘗爲司徒也乃帖尾書黃初二年司徒東武亭侯其謬妄實甚考二年之爲司徒者華歆也繇時尙爲廷尉且爵爲崇高安得稱東武一披史傳眞僞立見元美非不知之而曲爲解釋是作僞

者以之欺人而元美更以之欺己不亦異乎至其書法之佳人固無異論卽謂元常真迹亦可也又案米元章書史言余閱書至白首無魏人遺墨故斷自晉始是宣示賀捷諸帖皆非元常真迹況此帖之出自元世者乎且元常與穎川胡孔明同學書於劉德昇時稱鍾胡體但有胡肥鍾瘦之嫌今觀季直諸帖亦云肥矣如是而猶以爲瘦將以何者爲肥乎固知諸帖皆非真也

書許氏說文後

許叔重作說文解字十五篇自爲之序前言丞相李斯

作蒼頡篇中軍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也是小篆出於李斯輩矣後述甄豐較定八體三曰篆書則謂篆書卽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一篇之中顯然乖異何胸無定見如此班固藝文志言漢興蕭何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叔重乃改之曰漢興有草書尉律學童年十七以上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夫改草律爲改草書尉律斯已謬矣至於籀書秦已改爲小篆

凡不合小篆者皆禁之則籀書之廢久矣安得漢時尙存九千字之多夫太史之課學童取其適于用爾漢時已盛行隸書卽小篆亦且無用試籀書何爲當隸書初出止三千字卽合蒼頡等小篆三篇亦止三千三百字總不及九千之數吾意隸書不足乃試小篆小篆又不足乃試籀書必無舍隸書小篆專試籀書之理叔重但增一籀字而漢家之制遂晦誠不如孟堅之書確核而可信也

書唐玄宗改古文尙書爲今文詔後

石園文集

卷大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案尙書傳自伏生者謂之今文以所書皆隸字也傳自孔安國者謂之古文以所書皆科斗古文也然安國不識科斗書以隸定古則亦今文已爾而謂之古文者因得自壁中古文其篇數與今文不同故仍稱爲古文也及劉向以中古文較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書酒誥召誥皆有脫簡則又有中古文夫三家所傳皆今文也而異於中古文則所謂中古文者何體也在古文之後隸書之前者惟大小二篆然則中古文其大篆小篆乎夫秦改小篆後古文大篆皆廢不用至漢而無有傳者則

必爲小篆可知而史初未嘗言也迄乎後漢劉陶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尙書不知所謂中文者又何體也意中古文藏於祕府世莫得見陶仍用小篆耶否則仍用隸書但折衷於今古文之間故曰中文耶至唐玄宗天寶時又改古文尙書爲今文是時天下盡用今文矣何以改爲古文尙書孔安國已改爲隸其所作五十九篇之傳皆隸書也則皆今文也唐初孔穎達爲之疏已久頒于學宮天下學者但知今文而已又何以改爲若果有古文真本則千年舊物

當如大訓河圖弘璧琬琰爲子孫世守之寶又何以改爲雖曰舊本仍藏御府不如不改之爲愈玄宗此舉未免遺笑後人矣藉使當時出古文真本令人摩勒上石樹之學宮豈不稱帝王盛舉而惜其反用之知其智昏意亂播遷蜀道不遠矣夫一尙書也既有今文古文又有中古文中文前人旣不道其詳後人終莫明其說徒令人致慨古文之不可見豈不深可歎息哉

再書唐玄宗改古文尙書爲今文詔後

唐玄宗改古文尙書爲今文馬貴與氏謂漢之所謂古

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
文者世所通用之俗書也愚竊以爲不然夫隸書卽楷
書也孔安國旣改古文爲隸卽馬氏所謂俗書也玄宗
何不復改况安國不識古文時人亦無識者不得已以
隸字寫之是名雖古文其實卽今文也所獲竹簡又上
送官藏之書府卽孔氏子孫亦不獲見而古文幾絕矣
賴宣帝時徵齊人能通古文者張敞從受之敞傳子吉
吉傳甥杜鄴鄴傳子林林傳衛宏徐巡而古文大興是
東漢時古文之學反盛矣觀許氏說文自序謂稱易孟

氏書孔氏詩毛氏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
則不惟尙書有古文卽諸經亦有之故靈帝熹平中詔
立石經蔡邕卽以古文備三體之一至魏而邯鄲淳衛
覲章誕咸善古文正始中立三體石經古文居其首元
魏江式謂魏碑在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興不可謂
漢魏之世無善古文者逮元魏之末楊銜之撰洛陽伽
藍記言漢石止存二十五碑魏石四十八碑咸在則魏
之古文一無所損士大夫必多有其搨本雖數經遷徙
碑石不全而搨本固在天下豈無學習者考唐書曹憲

傳言憲遂于小學自漢杜林衛宏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是唐初亦有通古文者玄宗之所改古文安知非出憲之手或魏石經之所遺而馬氏乃指爲隸書不亦異乎載考新唐書藝文志明言三字石經尙書古篆三卷則唐之有古文尙書此其實據矣至德宗時李陽冰子服之以所藏古文孝經衛宏官書二部遺韓愈官書卽宏所受於杜林者是玄宗之後古文猶未絕於世安得謂天寶所改之古文乃隸書哉且自程邈作隸前人則稱之爲楷以其可爲法於天下也安得以俗書詆之隸

與小篆同出於秦隸行而小篆卽廢實以其體端方簡易便於朝廷上下也安得以俗書詆之馬氏生平著書甚富能舍楷書而用篆籀乎總由宋世文人不知隸之卽楷而誤分楷隸爲二是以有此謬論也玄宗之改今文旣遺譏後世至宋太祖以陸德明所釋尙書多仍古文之舊與玄宗所定今文駁異詔太子舍人陳鄂更定尤爲無識之至夫德明所存古文不過十分之二正當寶愛而謹守之乃必欲盡去而後已二帝之不學無術一至此者哉此文雖改士大夫家猶有存者晁公武讀

書志言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小異而大同其作字奇古非附會穿鑿者所能到此則二帝威力之所不及者猶賴賢士大夫寶藏之而其後則不可問矣觀徽宗宣和書譜諸體皆載獨無古文則玄宗詔書所謂舊本仍藏御府者至宋亦不可得矣

五經皆有古文說

明初餘姚趙謙著六書本義其自序謂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然但逞姿媚而文字破碎猶賴六經之篆未易至天寶閒詔以隸法寫六經於是其道盡廢近世崑山

顧炎武駁之謂漢書藝文志但言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孝經古孔氏一篇隋書經籍志但有三字石經尙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卽唐玄宗改古文爲今文亦止改尙書而不聞有他經今謂五經皆有古文而玄宗改之豈其然乎愚謂趙氏之言固有失而顧氏所駁亦未爲全得也夫玄宗所改者止古文尙書耳其詔書至今猶在何嘗盡改六經爲今文而乃爲是言乎且其所改者古文非篆書也以古文爲篆豈未見玄宗詔書乎若顧氏謂尙書有古文他經皆無亦非也劉歆傳言歆

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許慎說文自序明
言所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
孝經皆古文也則東漢時五經皆有古文矣蓋自杜林
傳衛宏徐巡後古文大興故五經皆有而許慎得以參
訂其書也至靈帝熹平時魏廢帝正始時並立三字石
經五經之外更有論語謂五經無古文可乎隋書經籍
志歷敘石經遷徙之由謂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
存一其相傳承拓之本猶在祕府此卽玄宗所改之古
文也趙氏言六經盡易以隸法固非而顧氏言五經無
古文亦未之深考也宋鄭樵謂明皇更古文爲今文凡
不合開元文者謂之野書此則無稽之言必不可信彼
且不知天寶改今文而謂爲開元不亦乖謬之甚乎

石園文集卷七

清鄭 萬斯同季野著

文

與李杲堂先生書

村齋遼隔教言多違近構詩文何時快讀竊惟先生之文既可以傳後世矣茲有鄉邦一事須藉先生之文以傳者敢敬陳之吾郡人才至宋而盛至明而大盛近者鼎革之際更有他邦所不及者是不可無以傳之愚嘗有其志焉而苦力不能爲也先生爲文章宗匠此事非

石園文集卷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生之責而誰責乎前朝人物其顯著者旣已備列於國史其側陋者亦已採輯於郡乘此書似可無作顧國史但紀政績而不及家鄉之行其書旣略而不詳郡乘多徇請託而不免賢否之淆其書又雜而無別欲免二者之弊其惟浦江人物吳郡先賢之例乎望先生倣二家之法著爲一書採實錄之明文搜私家之故牘旁及於諸公之文集核其實而辨其訛考其詳而削其濫使善無微而不顯人無隱而不章此實不朽之盛事而亦先賢之有待於後人者也先生得無意乎嘗謂文人之

著述有可已者有必不可已者往時士人一登仕籍卽有文集遺世徒供他人覆瓿之用此可已者也若編摹乎史傳紀載乎軼事使前人之名蹟得以不泯乎後世此不可已者也今此人物之志其在所不可已乎先生之文誠善矣傳之後世必不至于覆瓿然但可成一身之名初何益於天下之事惟以我之文章表前人之遺行使前人藉我而得以不朽者我亦藉前人而附以不朽豈非所謂相得而益章者哉今無才者不能著述而有才者又不肯著述此前賢之懿行所以多不傳於後世也愚嘗讀李堇山四明文獻志矣卷帙不多搜羅未廣未足以盡吾郡人才也至若張司馬之郡志苟且成書疵謬顯著每一披閱氣輒填膺不知當時儘有讀書者何若是其抵牾也郡志終于嘉靖正宜續修補其後之缺而正其前之譌亦吾黨今日之事此書若成卽可備修志之用是又一舉而兩得矣先生誠任筆削之權愚亦敢與討論之列不一年而卽可告成矣不及今急爲採葺使先賢之行事愈久愈湮當亦君子之所痛心也伏惟垂聽而採納焉幸甚不宣

寄范筆山書

筆山足下弟德不加修頑鈍如故悠悠歲月無一可爲
知己道者慚也何言雖涉獵記覽未嘗敢怠但玩物喪
志昔賢所譏此亦何足爲知己道惟是生平素志有人
所不知而不可不使吾兄知者謹一白之惟吾兄與我
同志焉弟向嘗流覽前史竊能記其姓氏因欲徧觀有
明一代之書以爲旣生有明之後安可不知有明之事
故嘗集諸家記事之書讀之見其抵牾疏漏無一足滿
人意者如鄭端簡之吾學編鄧潛谷之皇明書皆倣紀
傳之體而事迹頗失之略陳東莞之通紀雷古和之大
政紀皆倣編年之體而褒貶間失之誣袁永之之獻寶
猶之皇明書也李宏甫之續藏書猶之吾學編也沈國
元之從信錄猶之通紀辭方山之獻章錄猶之大政紀
也其他若典彙史料史概國權世法錄昭代典則名山
藏頌天臚筆同時尚論錄之類要皆可以參觀而不可
以爲典要惟焦氏獻徵錄一書搜採最廣自大臣以至
郡邑吏莫不有傳雖妍媸備載而識者自能別之可備
國史之採擇者惟此而已咨歲館於越城得觀有明歷

朝實錄始知天下之大觀蓋在乎此雖是非未可盡信
而一朝之行事暨羣工之章奏實可信不誣因其事以
質其人亦思過半矣始歎不觀國史而徒觀諸家之書
者真猶以管而窺天也弟竊不自揆嘗欲以國史爲主
輔以諸家之書刪其繁而正其謬補其略而缺其疑一
倣通鑑之體以備一代之大觀故凡遇載籍之有關於
明事者未嘗不涉覽也卽稗官野史之有可以參見聞
者未嘗不寓目也弟之素志如此顧其事非一人之所
能爲亦非數年之所能就又自苦記誦不廣觀覽無暇
非得高才如吾兄者相與共事亦安能以有成故弟之
意願吾兄暫輟詩古文之功而畱意於此俟胸中稍有
條貫縱儒生不敢擅筆削他年必有修史之舉亦可出
而陪末議其與徒事詩文而無益於不朽之大業者果
孰緩而孰急也且古文一道實難言之非盡讀天下之
書而竭一生之精力必不能以傳後若但涉獵藝文摹
倣前軌便欲自命作者吾恐縱有一時之譽未必卽有
千載之名也蓋在一時則與當代之文人相頡頏傳之
後世將與千古之賢豪相比量是以難耳古人固有名

滿一時而迄今讀其集不副其名者彼其人豈果欺世盜名哉蓋千古與一時不同軌也由是以言非果能盡讀天下之書竭一生之精力而自信其必傳者亦可擇術而從事矣今之操筆爲詩古文辭不過僞賢於專工舉藝者耳其於古人立言之旨概未有當也弟向嘗從事於此數年以來絕筆不爲者非不好也將有所專力而不敢分也嘗與同志言吾輩既及姚江之門當分任吾師之學今同志之中固有不專於古文而講求經學者將來諸經之學不患乎無傳人惟史學則願與吾兄共任之誠畱意於此不但可以通史并一代之制度一朝之建置名公卿之嘉謨嘉猷與夫賢士大夫之所經營樹立莫不概見於斯又可以備他日經濟之用則是一舉而兼得之也伏惟矜其狂妄而畱神採納焉幸甚幸甚不宣

與錢漢臣書

漢臣足下前者辱贈序兄以爲得其真不知實未得其真也至若兄之古文則固吾所素服者也然尙有進於兄者弟試妄言之而兄幸妄聽焉大凡僞者讀書必有

先後當先經而後史先經史而後文集就文集而論當
先秦漢而後唐宋先唐宋而後元明此不易之序也誠
使通乎經史之學雖不讀諸家之集而筆之所至無非
古文也何也經者文之源也史卽古文也誠使得乎宋
以前之法雖不讀元以後之集而筆之所至亦無非古
文也何也元以後之文要本于宋以前之文也若乃先
文集而後經史先元明而後唐宋秦漢則是得流而忘
源也無乃失其先後乎哉弟微窺兄所讀書若干源流
之間有失其先後然者是以不能無獻於兄也雖然天

下之書亦何者非所當讀哉羣經宜讀矣而諸家之經
解何可不讀也史記兩漢宜讀矣而魏晉以後之全史
何可不讀也唐宋之八家宜讀矣而八家以外之文集
何可不讀也若於經但守學官之傳註而不曉諸家爲
何語於史但好馬班之文詞而不識三國以後爲何事
於文但師八家之軌範而不知八家以外之爲何人繇
世之不學者視之彼固可謂之讀書矣繇君子之善學
者視之與未嘗讀書者何異况乎名爲讀書而實并有
不及乎此者哉杜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蓋

必盡讀天下之書盡通古今之事然後可以放筆爲文
苟其不然則胸中不能無礙胸中不能無礙則筆下安
能有神故弟之意願兄毋急急於文集且絕筆不爲而
大肆力於經史俟經史之學既充然其有餘則放筆之
時自沛然其莫禦諸家之集看其行文之法而可矣又
何必急於撰著又孜孜以文集爲務哉前序謂弟不爲
古文蓋自有說數年之前常有所論著後乃覺其空疏
而已之誠欲使胸中少有所積而後發之於文故輟而
不爲耳然則弟之不爲古文者正所以求爲古文也曷
亦與我同志乎狂瞽之言知無當於高明惟宥之不宣
與從子貞一書

旬日不見夢魂爲勞想同然也近讀何書作何狀嘗歎
吾子之才以爲遠過乎我而惜其僅域於古文詞也今
天下但知制舉業矣使有一讀書好古之士鄙舉業爲
不足道而力工詩歌古文以庶幾於古之作者豈不誠
賢顧儒者當爲之事寧無更進於此者乎其上者如身
心性命之學此猶飢渴之於飲食固不俟言矣至若經
世之學實儒者之要務而不可不徇爲講求者今天下

生民何如哉歷觀載籍以來未有若是其憔悴者也使有爲聖賢之學而抱萬物一體之懷者豈能一日而安居於此夫天心之仁愛久矣奚至於今而獨不然良由今之儒者皆爲自私之學而無克當天心者耳吾竊不自揆常欲講求經世之學苦無與我同志者若吾子者既有好古之志又有足爲之才是可與我共學矣奈何專專於古文而於經世之大業不一究心也耶夫吾之所爲經世者非因時補救如今所謂經濟云爾也將盡取古今經國之大猷而一一詳究其始末斟酌其確當

定爲一代之規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若謂儒者自有切身之學而經濟非所務彼將以治國平天下之業非聖賢學問中事哉是何自待之薄而視聖學之小也吾嘗謂三代相傳之良法至秦而盡亡漢唐宋相傳之良法至元而盡失明祖之興好自用而不師古其他不過因仍元舊耳中世以後并其祖宗之法而盡亡之至於今之所循用者則又明季之弊政也夫物極則必變吾子試觀今日之治法其可久而不變耶天而無意於生民則已耳天而有意於生民必當大

變其流極之弊而一洗其陋習當此時而無一人焉起而任之上何以承天之意下何以救民之患哉則講求其學以需異日之用當必在於今日矣吾竊怪今之學者其下者既溺志於詩文而不知經濟爲何事其稍知振拔者則以古文爲極軌而未嘗以天下爲念其爲聖賢之學者又往往疏于經世見以爲粗迹而不欲爲於是學術與經濟遂判然分爲兩途而天下始無真儒矣而天下始無善治矣嗚呼豈知救時濟世固孔孟之家法而已飢已溺若納溝中固聖賢學問之本領也哉吾非敢自謂能此者特以吾子之才志可與語此故不憚冒天下之譏而爲是言願暫輟古文之學而專意從事於此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爛然於胸中而經緯條貫實可建萬世之長策他日用則爲帝王師不用則著書名山爲後世法始爲儒者之實學而吾亦俯仰於天地之間而無媿矣苟徒竭一生之精力於古文以斷不朽於後世縱使文實可傳亦無益於天地生民之數又何論其未必可傳者耶況由此力學不爲無用之空言他日發爲文章必更有卓然不羣者又未始非學古文者之

事也吾子其尙從吾言而無溺於舊學幸甚幸甚

海外遺集後序

往毗陵吳宗伯公盡節海外之翁洲先君子爲收其遺文手鈔成帙題曰海外遺集時斯同年方十四讀其書輒知敬其人以爲當此之時宗社喪矣區區海外一塊土豈足爲一成一旅之業而公以八十老人閒關從主卒與此土同盡斯其志欲何爲哉夫亦成仁取義之學講之平日當見之晚節耳蓋公爲諸生時東林講學之會方興從顧高諸公及同里孫文介公日談道德之奧

已而諸公遞逝公卽代主其席學益有聞年垂六十始得一第出宰長興輒以所學爲治致忤時左遷其後自粵西而閩海自閩海而翁洲流離瑣尾日瀕于死而公益勵於學不以憂患而荒是其一生無日不以學爲事故當危難之頃卽能碎首捐軀無少濡忍然則公之忠公之學爲之也豈與世之徒矜名節激發於一時者比哉然公之學非但成就一身而已其家庭師友間更有異者往公門人李忠毅公以擊瑯死公友馬文忠公以寇難死公叔子公介先生以赴義死最後公門人錢忠

介公又以從亡海外死公皆爲詩哭之以不得死所爲恨則公之抱斯志久矣故能從容就義視死如歸至此而平日之志始慰更以見公之學又有沾濡乎父子朋友也公之遺文旣爲先君子所輯其雜記瑣事不可以載集中者尙數十帙先君子旣歿斯同寶而藏之無敢失墜竊念公詩文當公之海內其他片言隻字爲手澤所存者當歸之其子孫忽忽三十年無由一識其後人以爲恨乙丑夏畱滯燕山有客顧余逆旅則公之季子公及也相與敘述生平悲感交集而公及篤行者成不墜家學惓惓以遺集未盡刻爲念今年將返里門終剗廁之事謂斯同當附一言因不揆而書其後以畢幼時景仰之志云爾

大學辨業序

大學一書見於戴氏之禮記非泛言學也乃原大學教人之法使人實事於明親之道焉爾其法維何卽所謂物也其物維何周官大司徒之三物是也三物者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一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一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周先王設黨庠術序皆以此爲教故

族師月書黨正季齊州長歲考鄉大夫則三歲大比以
興賢能而大司徒卽以賓興之禮舉之當是時上無異
教下無異學其爲法易施其爲事易行也降及春秋世
教漸微而大學三物之法或幾乎衰矣然教雖衰其成
規未嘗不在固人人之所共知此作大學書者所以約
其旨於格物以見三物旣造其至則知無不致而誠正
修齊治平之事可由此一以貫之矣後之儒者不知物
爲大學之三物或以爲窮理或以爲正事或以爲扞格
外誘或以爲格通人我紛紛之論雖析之極精終無當

乎大學之正訓非失之於泛濫則失之於凌躐將古庠
序教人之常法當時初學盡知者索之于渺茫之域而
終不得其指歸使有志於明親者究苦於無所從入則
以不知物之卽三物也蓋吾恕谷李子示予大學辨業
一編其言物謂卽大司徒之三物言格物謂卽學習禮
樂射御書數六藝之物予讀之擊節稱是且歎其得古
人失傳之旨而卓識深詣爲不可及也夫古人之立教
未有不該體用台內外者有六德六行以立其體有六
藝以致其用則內之可以治己外之可以治人斯之謂

大人之學而先王以之造士者卽以之取士其詳見於周禮其法實可推行乎萬世惜乎後之儒者不知也獨程子謂大學之道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朱子引之夫旣知爲大學教人之法何不卽以三物之教釋之而乃指之爲窮理夫言學習三物則窮理在其中但言窮理則學習三物之事或未實矣李子本其躬行者著爲是編乃述古人之成法非創爲異塗以駭人而格物之正訓實不外此天下事固有前人不能知後人反知之者不可謂後人之說異乎前儒而驚疑之也至妄者

更疑周禮三物實與之說亦未可信然則古之教士取士將無法乎若曰有法而是時五經未著文墨未興試問非三物而何法乎此子於辨業一編所以三復而不能自己也然李子謂此編大旨發於其師顏習齋先生則知先生之學識更有大過人者而恨予之尙未見也因併書簡端以致子願見之意焉

送劉鼇石南還序

劉子鼇石游京師余初與之接落落然也旣而讀其詩古文英偉有奇氣余始愛而與之交然今京師貴人往

往誣之爲狂謂其人不可近嗟乎此正余之有取于鼇石也度今之天下不狂者何限使有一狂者出乎其閒視夫仙仙僂僂偻僂馨折於公卿前者不猶爲賢哉吾正疾今世之人不能狂耳果其能狂猶不失古志士之概而世顧以爲怪甚矣天下之惑也鼇石卓犖書發爲詩歌縱橫超軼而古文亦矯焉不羣蓋探源於古之作者其來有端緒而非世之勦襲陳言冥行齟齬者比也鼇石閩人也而生長於滇之永昌弱冠丁僞周之亂滇黔楚蜀兵戈雲擾鼇石子身擔空囊閒關數千里鋒

鐫飢寒身濱百死卒還其故鄉斯已奇矣問其讀書幾何年則自幼至今率以道路爲家未嘗安居一日杜門誦習也宜其胸中枵然無所有而見閩甚富卽世之號稱淹博者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斯其人不更奇哉其祖別駕公官于永昌勝國之季張獻忠遺孽來犯毅然城守不屈而死今永昌有三忠祠公爲之首鼇石固忠臣之孫也及抵故鄉則家業已罄不得不出游四方其才氣足傾動一世而爲人不肯委蛇從俗以是得狂之名屢游都下公卿大夫多知其才禮下之而卒不甚相

合則以其狂之故也然余交鼇石久雖時或放言不能
順適人意而實不見其狂之態不知世人雜然而詆之
者果何所指也夫以鼇石之爲人余猶嫌其不狂而世
已不能容倘有若古嵇康阮籍近時之桑悅徐渭者游
於公卿間將更何以目之哉今鼇石以無所遇將返故
鄉余願鼇石益堅其志毋變其故常使天下謂書生中
猶有不隨流俗之士庶不失吾兩人相期之志也夫

送沈公厚南還序

明嘉靖時宣州多理學之士而僉事古林沈公與參政

石園文集

卷七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宛溪梅公實爲之冠逮乎萬曆其地多興於文學而僉
事子修撰君典與參政子貢士禹金兩先生復爲之冠
迄乎崇禎其流風益盛僉事曾孫修撰從孫曰耕巖先
生者與貢士孫朗三先生又爲之冠上下百年閒世事
之感慨何限而兩家文風依然若一何其盛也明之末
造江南復社大盛海內名士無不入其中而兩先生及
余先君子傑然爲社中眉目一時聲氣翕集往往訾毀
時政裁量公卿以故巖廊之上亦避其諷議而沈先生
風義爲尤烈當其保舉入都卽抗疏劾輔臣楊嗣昌督

臣熊文燦直聲震於輦下天子亦爲之動容雖不遽行
其言亦未嘗加之罪一時朝野嘖嘖莫不歎天子仁聖
能容草野之言而先生之議論勁氣爲不可及也滄桑
變興梅先生已辭世乃先生隱居著書巍然負海內重
望者四十年恨余僻處海隅生當先王之世且獲稱通
門子而不得一待函丈耿耿此心何時能已然余不及
見先生猶幸交先生之子自庚午春識公厚於燕山旅
館自是五年每見益親其氣穆然其制行粹然信古所
謂有道君子也讀其詩歌古文咸有矩矱似其爲人知

其得於庭闈之教者深矣會梅先生子耦長亦自宣州
來與余有世講之好而公厚其姊壻也於是余三人者
時相過從追述先人遺事不禁感歎念余三人各抱一
經安常守困庶幾不墜家聲然視先人之卓然有立則
已遠矣今日撫躬自問得不仰先型而惕然動念乎麥
秋之月公厚將舍余南還余將何以贈之子輿氏有言
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大雅之詩亦云母念爾祖聿修厥
德聊以是當縞紵之贈

送宣城梅耦長南還序

往先君子交遊徧海內在宣州則梅朗三沈耕巖兩先生
在鄰邑則黃梨洲先生最友善一時文采風流照映
東南誠極友生樂事四人之中朗三先生最先厭世桑
滄以旋先君子亦繼歿耕巖梨洲兩先生投老荒山巍
然並峙海內望之不異景星慶雲之麗霄漢也已而耕
巖先生亦不祿獨梨洲先生碩果僅存諸家後人余以
受經黃門獲交主一昆弟頗聞梅先生有子曰耦長沈
先生有子曰公厚皆讀書有文克紹家學而吾鄉去宣
州千里而遙不獲一遊以爲恨歲庚午余浪迹燕臺有

客顧子逆旅則沈子公厚也相見歎然誠昔人所謂傾
蓋若故者未幾主一自南來辛未春耦長亦以赴春闈
來於是四家子弟萃於一處相與披襟道懷文酒流連
積年懷思一朝盡慰何其快也乃聚首無幾四月既望
主一先歸居數日耦長又將戒道當歡會之時更有離
羣之感余能不悵然耶竊念先君子輩當聲氣極盛時
馳騁騷壇文社海內指之者不過謂名士風致然耳既
而潦盡潭清咸各有以自見不隨腐草同盡乃知諸公
固有以自立非徒一時標榜虛名藻績浮詞而已也四

家子弟余最無似雖嘗保守先業不廢詩書然環顧此
中求可以不朽者而未有也微獨余不敢自恃卽在三
子亦恐未敢以爲足得母惕然省愾然自慙耶從來名
父之子難爲繼卽如有宋諸大儒惟康節子伯溫象山
子持之克自表見而程張後人無聞焉其在於明河津
新會崇仁姚江諸家咸不聞有賢子弟豈果父兄之失
教哉良由爲子弟不克力自振拔耳繼自今余與三子
相聚之時少相睽之日多惟各尊所聞行所知益崇令
德毋玷家聲可也因耦長之行書此以爲別且示公厚

主一俾交勉焉

送梅定九南還序

宛陵梅子游燕山余得與之定交其人溫然君子也而
詩文落筆驚人眼所著古今曆法考中西算學通諸書
詳而核博而辨卓然可垂世行遠信哉其足以成名也
余客燕山久四方賢豪長者至止多與編帶言歡要皆
浮華鮮實之士若學成而可名士者亦無幾人梅子旣
善詩文又旁通曆學如此此豈今世文章之士可得而
並駕耶嘗慨曆之爲學帝王治世之首務而後代率

委之疇人子弟致膠其法而不能通其義如有明三百年中學士大夫非無通曉其學者往往不見用其所用者不過二三庸劣臺官死守一郭守敬之法而不知變夫守敬之法非不善然在當時已不能無少誤乃歷三百年之久猶且堅執其死法其於曆果能無誤耶故古今曆法之疏無如明世之甚由專委之疇人不知廣求學士大夫講明其義也迨西法既入其說實可補中國所未及崇禎初嘗設官置局博徵天下通曉曆法者與相辨析于是西人所著卽名崇禎曆書而以元年戊辰

爲曆元其書實可施用今世所行西洋新法曆書卽崇禎曆書也但易其名而未始易其說乃世之好西學者至詆毀舊法而確守舊法者又多挾摘西學之謬若此者要未兼通兩家之學而折其衷也梅子旣貫通舊法而兼精乎西學故其所著曆學辨疑旁通曲暢會兩家之異同而一一究其指歸乃知西人所矜爲新說者要皆舊法所固有而西學所獨得者實可補舊法之疏略此書出而兩家紛紜之辨可息其有功于曆學甚大梅子又能制器所制窺天測影諸儀大不盈尺而曲盡其

精蘊方之於古卽一行王朴沈括之流未之能過不意
文人之中有斯絕技余能不低頭下拜耶余與梅子交
五載昕夕過從交相得也今於其歸胡可以無言

王中齋先生八旬壽序

北平王崑繩文士也而有磊落英傑之氣余愛而友之
閒詢其家世則知尊甫中齋先生乃明室禁衛親臣熟
悉先朝遺事年八十矣而篤念故主不衰酒酣浩歌感
懷疇昔常泣下沾襟余聞之不覺肅然敬愾然太息曰
有是哉此魏范祭晉徐廣宋家鉉翁之儔也而今尙有

石園文集卷七

二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哉蓋王氏世官錦衣先生當烈皇帝朝仕爲指揮僉
事日直禁廬凡天子興居食息及仗下謀謀陳奏靡不
目睹而親聞嘗慨野史失真多詆誣烈皇帝盛德爲著
崇禎遺錄一篇雖卷帙無多甚有裨于正史余好網羅
前朝故事每欲從先生質所疑而余客燕山先生反避
地淮上相去二千里不獲親聆言論以爲恨今年先生
返津門地近矣余又荏苒不克往日爲南望興嗟麥秋
之月崑繩以先生年登八秩索壽言於余余固欲一見
先生而不可得今得藉手以摠宿昔之志豈不快甚昔

唐柳芳爲史官綴葺吳兢所撰國史起武德迄乾元爲卷百三十而敘明皇晚歲事頗多缺略後謫官黔中會高力士亦以竄逐至因詢開元天寶軼事多世所未聞乃別爲唐曆四十篇與正史並行於世是則故老之傳聞真有關於國史況先朝耆碩至今日凋零已盡而先生巍然獨存且又經侍黼扆爲天室親臣尤宇內所少則如先生者庸非今日之人瑞乎余家自始祖以來世官外衛頗與王氏類先君子以老孝廉坎壤沒世而不悔亦與先生相若而崑繩又與余定交則頌颺先生之盛德以垂示後人宜無若余者聞先生年雖高精神益壯余他日南旋尙當走奉几杖一罄宿昔之所懷故因崑繩索序爲書此以先之

李梟堂先生五十壽序

學者之以古文詞鳴世也非騁其才力之爲難乃審其法度之爲難有明之爲古文詞者何止百家其初固出於一派也自北地信陽出藉口先秦兩漢而古文之派始分迨太倉歷下鼓其黨以砥排前人紹述何李於是七才子暨後五才子末五才子繼五才子之流羣奉王

李爲俎豆而古文之派竟截然分爲兩途矣彼其時志矜意滿藐韓柳而陋歐曾非不人人自以爲秦漢也乃歿未百年而好古之士至有不能舉其姓氏者豈其才力之不足哉亦不能審其法度以至於此也杜少陵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沒不廢江河萬古流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藉使諸才子不規規於王李各審其法度以極其才力之所至未必不可法而可傳也乃驚然志得以自命千秋而卒蹈少陵之所謂亦可悲夫其時有晉江王道思者初亦剽竊秦漢未幾而翻然一變盡棄其少年之所學而取裁于歐曾一時如唐應德趙景仁羅達夫諸公皆藉以取正而古文之法始得以不泯於後世爲王李之學者莫不眾咻而羣詆之抑知千百世後溯古文正而派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耶吾鄉臬堂李先生自弱冠避世卽肆力於古文詞迄今三十年其學日富其養日深伸紙落筆便可傳誦始亦嘗慕悅王李繼乃力祛宿習而粹然一出於正吾師姚江黃夫子當代文章大家也亦許先生之文以爲必可傳向使先生守其舊習而不變極其

所至不過如吳明卿徐子與宗子相諸人已耳安能卓然可傳如今日哉乃知文章之才力不足矜要在得乎法度之爲貴也今天下文人溺於陋習競韓柳而陋歐曾者猶比比也使如先生者出而模範天下庶幾古文一道可以復興乃先生退居一室絕意斯世可以傳之千載而獨不能行之一時余能不以是爲先生憾雖然一時之行不足多千載之傳斯可貴後有作者由先生以溯王唐諸公知古人之正派端在此而不在彼則黃茅白葦之習必有時而去先生固自可以無憾余又何必以是爲先生憾耶辛亥麥秋二日爲先生五十初度同人皆有言稱壽余惟先生之古文旣可以傳後世則先生之所以自壽者亦旣多矣又何假於他人之言因不揆而述古人之流派如此諒不以余言爲妄也

石園文集卷八

清蘊 萬斯同季野著

文

應舉先塋記

應舉之山先塋在焉其南上東向者二世妣也稍北爲三世伯妣又北則三世妣也折而南向兩冢並立者右則四世而左則五世之祖考及妣也先考及妣則又在其左焉尙右神道也南上敘次也三世以上不言祖考者隕身疆場祖不預葬也斯同曰蓋嘗瞻我先世之邱

石園文集 卷八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壘而不勝世臣之感也有明分闔建戍列衛五百衛有指揮使有同知有僉事有鎮撫大都一衛之中多者二十人少者亦不下五六人統天下而計之則數千矣以故糾糾桓桓爲國虎臣者多出其中而身敗爵絕降爲阜隸者又何可悉數也議者見中世以後衛率多不得人往往訾及於其制夫高皇以神聖立法豈不知爵以世及其子孫未必克自振拔哉以爲彼旣與我同休矣則必與我同戚故於崇德報功之中而寓建侯樹屏之意也彼其報稱罔聞身膺罪罟者固有負于國家然天

下之大列衛之多豈無懋建勳庸無忝世臣者亦不可得而盡沒也卽如吾家自始祖以迄王父歷世維九受爵維十由三世以上死王事者四人由七世以下樹懋績者三人中間三世亦皆奉職循理罔挂吏議何班班足述也曩令五百衛之臣悉皆如此則高皇之制固亦無失何至令世祿之家爲人口實如是耶此所以瞻先世之邱壟而不勝世臣之感也今者則時移世變世祿之家有求爲氓隸而不可得者而吾家兄弟子姓猶得於篳門蓬戶中保守其詩書之澤不可謂非先人賜也

夫我始祖身膏草野始得祿秩以遺後人我二世以下又能世修其職不墜厥德故克保有祿秩以及於我王父而并施及於我考暨我兄弟也我子孫今日可安享其澤而不思所自來耶爲之瞻二世三世而知沙場風雪鯨穴波濤實我祖身嘗之苦也爲之瞻四世五世而知遺腹孤兒單宗弱子其保家若是之艱也爲之瞻我考之新塋而知甘心行遯絕迹市朝實所以不忘列祖之思也一瞻願閱而忠孝之思亦可油然而生矣故因記先壟而及世祿之制并世德之長以勵我小子以示

我子孫焉

逸老堂記

先王父庚戌歸里卽營生壙於西皋之上築丙舍於其旁顏其堂曰逸老而歲時游憩其中暨我先考嘗讀書廬墓於此至我兄弟遂相聚以居而長兄於今抱孫焉由庚戌迄今甲子正一周而萬氏之居此堂者凡五世矣當我祖之時往來於此者大都擁車騎盛冠蓋賞花釣魚笙歌交沸此一時也追我考之時勝友畢集談詞如雲賦詩響答聲搖林木又一時也至我兄弟侶魚蝦

友麋鹿樵夫牧豎皆得與我爭席而往日之風流都不可彷彿矣則是六十年閒閱萬氏之盛衰者莫此堂若也以盛若彼以衰若此吾兄弟之居此堂者得不有媿於先人耶吾祖若考兩世皆一人乃成就卓卓若此今吾兄弟八人反無一人克振其箕裘者青氈失於偷兒故第奪于成卒攜婦若子櫛比以居俯仰此堂能無骨悚此我兄若弟所以撫膺椎心而泣血也雖然曩與吾祖游處者凡幾人矣今數其姓氏而其子若孫至有失身賤隸者與吾考游處者又幾人矣今過其家巷而其子

若孫至有不好紙筆者蓋時移勢換故家世族之不能保其先業者何可勝數今吾兄弟子姓猶得蒙先人之遺業而聚廬以居其秀者既安於詩書而朴者猶不過操作於門內不可謂非先人之德澤而吾兄弟吾子姓益不可不有以承之也蓋所謂承家者在乎立身而不在于富貴所謂立身者在乎詩書禮樂而不在于顯達往先考之訓曰言顯親揚名於今日此吾所不願嗚呼莊誦其言爲子若孫者可以知所從事矣若但以栖息丙舍爲克負荷彼世之克保華屋甫田者何限吾未見承家之譽果在乎此也吾兄弟其尙以不德是懼而思保先人之令名哉因不禁流淚而書之

追記先世所藏令旨事

明太祖之未踐阼也實奉宋主龍鳳之朔至丁未安豐既陷始改號吳元年其前之稱行中書省丞相暨吳王皆宋主所命也愚時猶及見太祖授我始祖令旨二道其一方爲丞相時後題龍鳳五年其一則爲吳王時後題龍鳳十年而二札之上皆大書皇帝聖旨則是太祖之初受命於宋主明甚今國史及諸家傳記皆沒而不

載其意蓋爲國諱也不知此何必諱漢祖不嘗受命懷
王乎韓氏之興與懷王何異不聞漢史爲高帝諱今國
史何必爲太祖諱也況韓氏事雖不成而下中原隳上
都雲擾六合卒致元氏失圖皆其首發難之功則其所
驅除實開太祖之先初非漢樊崇隋楊玄感之比綱目
於玄感諸人猶未嘗書之爲盜則韓氏之立國何不可
大書特書而乃爲太祖諱也他書言歲元旦太祖欲設
宋主位而劉誠意去之則此歲之前太祖固未嘗不奉
以朝也太祖身未諱而史官無識致沒其意甚可恨也
愚故追記之如此他日修正史者或可以是一證而
正舊史之失云

循吏高公傳

今天下吏治難言矣使有仁心爲質確然爲斯民託命
者豈非當世之麟鳳哉余於嘉禾得一人焉曰高公子
修作循吏高公傳公諱以永字子修號荆門浙江嘉興
縣人也自幼好修力學不倦長從里中施約庵先生游
究心正學卓然有當世之志以康熙壬子舉於鄉明年
成進士閱七年己未始宰南陽之內鄉自明季大亂流

寇躪其地者十餘年民死徙殆盡正賦舊幾六萬止餘
八千及楊來嘉反襄陽內鄉與接壤軍需供億民益不
堪及是亂雖少息而重兵猶駐襄時越境擾民間且誘
貧民爲廝養困則逃逃則捕繫其親屬以及鄰人不可
悉數公下車甫三日有二卒稱將軍令縛人於市公聞
大怒執之聞於府府守畏威不敢問則告之撫軍及臬
司迄正其罰自是樵採者不敢至民獲安堵公乃一意
休息日咨民疾苦而噓植之初以軍興額外多私派公
悉停免邑中賦分五則民墾荒者長吏必上中兼報民
畏賦重輒棄去公廣爲招徠悉報中下則貧者給以牛
種兼令樹桑麻棗栗由是流亡來歸墾闢至數千頃暇
則進儒生談說經史及舉業士多響風俗好訟公以至
誠聽斷黠者不敢欺訟爲衰減地不產黑鉛而歲輸三
百斤京師卽易之燕市其交納之費且不貲乙丑秋部
議增諸郡鉛十一萬斤而派內鄉者至二萬八千公以
力不能應疾馳會城訴撫軍撫軍欲疏請而慮部中不
聽乃令南陽諸州縣協解解官因以爲利郡守又左右
之費益不貲公曰柰何以一縣故累十一州縣祈請益

急會撫軍遷去代者具疏乞免部議果不行公以爲大
感刊歷年請免文牒成帙曰仁人君子見之庶惻然動
念乎先是宰內鄉者不三二年輒罷去未有至九年者
公亦時有註誤賴上官知其賢獲保全戊辰晉安州知
州去之日士民追送數百里爲立碑建祠安州悉八旗
莊屯民田僅十之一二又皆沮洳斥鹵在畿輔爲最貧
其歲時鷹役者號見年每里一人名雖輪值實奸黠者
主之凡解銀米修城隄供上官補驛馬之屬率取辦於
見年見年取之各里費一徵十民不勝其苦而有司以

爲便相仍不改公至察知其弊勒石大門外永爲禁革
凡公事皆官自任不復煩里民民自是得安枕每大駕
行幸諸州縣悉發隨行車站馬牒至卽遣民多告病
公獨措置有方事集而民不擾歲大饑議發常平倉粟
掾史慮上官有言力尼之公不從分給立盡會朝廷大
發帑金行賑公策馬徧歷村落核其實而親畀之赤日
黃埃致面目黧黑不恤也州東有白洋淀眾水所會旱
則涸而爲地民藝麥其間所收恆倍旗丁謀奪之指爲
馬廠地訐於撫軍撫軍下令清核公言此固淀也偶涸

而爲平地今指爲馬廐他日水溢地不可得而按籍復
索馬廐地勢必指他地實之是受害無已時也爭者怒
必欲得之撫軍謂非丈量不可丈已有日忽霖雨連朝
復成巨浸公言始驗而事得已壬申擢戶部江南司員
外郎州人泣送如內鄉江南財賦半天下案牘最繁公
防吏奸句較察屢不憚勞勩明年夏以建醮祝釐日行
炎熇中體大困復入曹治事不少休遂得疾以八月中
卒年六十有三貧不能歸柩賴親故致賻始得行安州
人聞之相率人都哭奠後公之子過內鄉其民攀跼不

忍舍道及公事率泣下沾襟嗚呼此豈非仁心爲質確
然爲斯民託命者乎今不可得矣先世太常公異志死
建文之難數傳至膠州守文登由乙榜起家公曾祖也
有循良聲生二子長林次梓林生工部郎中道素道素
生禮部主事承埏皆舉進士梓生二子長翼光次道淳
翼光生基重舉于鄉爲來陽知縣道淳由恩貢生爲光
祿大官署丞有學行卽公之考生六子長以正舉于鄉
爲臨海教諭公其第五子也生三子長孝本舉辛未進
士今爲涇縣知縣次孝典國學生孝德諸生維高氏世

秉時禮爲禾中望族而公尤挺然不羣親師取友敦崇正學故其所成就卓卓若此生平好爲詩然不自收拾今所傳者皆其贖餘也余未嘗識公而與公之友敬可徐先生交習聞公之素履又徵於其鄉之賢者謂足當有道之碑故撫其行述爲之傳

宋遺民廣錄訂誤

梁棟已見程敏政宋遺民錄考周密癸辛雜志其人實無足取志言棟與莫子山友善一日有客訪子山留飲作饌偶不及棟棟憾之遂告子山作詩譏訕坐下獄久

石園文集卷八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始釋未幾死後十年棟弟投茅山許宗師爲黃冠許待之厚棟欲挈妻孥來依許不聽棟怒大罵許不能堪告其作詩有浮雲暗不見青天句於是捕下建康獄未幾亦死其爲人如此豈有隱操可與皋羽所南諸公並立乎且志言未幾死而此錄謂庚寅以詩得禍乙巳卒則相去十六年矣何抵牾若是夫棟以魚羹不及致人於獄又以求依道觀大罵致訟可謂淡泊自怡無求人世乎敏政旣失之於前此錄復仍之於後過矣

戴表元舉宋咸淳進士歷官行戶部掌故宋亡後三十

二年已六十餘復出爲信州教授安得稱遺民

韓信同元名儒宋亡後四十四年出應仁宗延祐四年
浙江鄉試不可稱遺民

何中元史入隱逸傳然嘗仕元爲宗濂東湖二書院山
長又行省聘爲龍興郡學師非遺民元史旣誤入且遺
其爲山長事殊失實卽郡學師非亦隱者所處不當濫
入此錄
仇遠曾爲元溧陽州儒學教授非遺民

百珽仕元爲江浙儒學副提舉不得稱遺民

石園文集

卷八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羅椅本富家子貲產鉅萬所謂羅半州也爲人狂蕩詭
誕僞爲婁子以欺世雖有詩名人皆薄之初附饒雙峯
門牆中入賈似道戎幕後雖登朝以似道素賤其爲人
不獲通顯晚以失臨度宗喪爲臺臣擊去踰二載而宋
社亦亡吉安府志謂似道專國上書力詆其罪掛冠去
不復仕此錄亦言上書詆似道棄官去終身不仕皆非
實錄卽有詆似道之事亦在似道喪師舉朝攻擊之日
非正當國之時也況其罷官實犯國法且在似道旣死
之後乃謂其上書擊奸掛冠徑去不亦謬乎據周密癸

辛雜志其醜行不可殫述其不仕也特元人不用耳豈果石隱者流哉

湯仲及陳龍高履常顧逢皆宋人未嘗入元故當時稱爲端淳名士由端平迄宋亡尙四十餘載未必元時尙在惟仲友有過賈相故居詩似在宋元改革之際亦未必其入元也縱使元初尙存年已篤老無復出仕之理不當入此錄

文及翁爲僉書樞密院事聞元兵逼江南諷臺臣劾己章未上先出關遁此不忠之臣安得稱遺民

石園文集

卷八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熊朋來元名儒仕元歷福州廬陵兩學教授福州官非遺民

馬貴與廷鑾子仕元歷台州路學教授非遺民

汪夢斗仕元爲本郡教授其詩旣云傷心老作北朝臣何故入此錄

趙潛爲沿江制置大使元兵未至先棄城遁此誤國之

賊安得稱遺民

羅志仁臨江人仕元爲天長書院山長非遺民

張叔夏戴剡源集有送叔夏入燕序非遺民

錢思復中元順帝至正十一年鄉試乃元末明初人非宋末不當稱宋遺民

曾原一傳言紹寶開領鄉薦寶乃寶慶紹乃紹定下距宋之亡將五十載恐未必入元

羅向傳言咸淳中始第入元不仕考其書僧舍詩云鹿鳴西上虎符歸虎符惟元有之正其仕元而歸自誇得意之作也故下又有故老其遮官路拜沙鷗遙認隼旗飛之句不然故老胡爲拜之且安得有隼旗此小人無恥之至者而收之於遺民誤矣廬州在宋末隸淮西路

百園文集 卷八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刊本

宋科舉制皆各州自試未嘗合試於省會元則淮西隸河南行中書省省設於汴梁在廬州之西北故云鹿鳴西上若在宋時安得有西上之事况考江南通志進士內並無羅向之名乎

張孟兼名丁明洪武時官山東按察僉事坐罪伏誅非宋人也其書丙午者時太祖未正大位猶稱宋龍鳳十二年明年丁未始稱吳元年故孟兼止書丙午非不用蒙古年號也

趙復雖未受元職然其教大行於北方日主講席終於

燕都非隱士也亦不當入

王翥寧宗時人未嘗入元不宜列此錄案翥事見杜清碧谷音彼但表當時高節之士非專爲遺民而作故可及於翥若專錄宋遺民必抗志元世者始可入今考吳曦之叛在寧宗開禧三年下距宋亡正七十年豈有元初尙存之理而乃混入此錄乎

劉壎仕元爲本州教授非遺民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